

中國文學精華

孟子子精華



金學英	紀念
會	同
館	書

金學英圖書館

字第 1326

金學英圖書館

字第 1326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孟子精華

目次

梁惠王篇·····	一
公孫丑篇·····	三〇
滕文公篇·····	四九
離婁篇·····	六〇

萬章篇·····	七八
告子篇·····	一〇七
盡心篇·····	一三〇

孟子精華

梁惠王篇

一句截住，句法婉切。
帶掃帶豎。

何以利吾國以下，是翻空法。

二句證仁義字，所謂不講之講。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曰：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
孟子對曰：「王，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王曰：「何以利吾國？」大
夫曰：「何以利吾家？」士庶人曰：「何以利吾身？」上下交征利，而國
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
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！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未有
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「仁義而已矣，何必
曰利。」

王何必曰利，開手便掃。掃一題，豎一題，譬如拔趙幟，立漢赤幟。然既
掃卻利字，則利字已成死灰，下文卻將利字滾滾說去，勢如翻江擾

海。既將仁義字豎起一題，則應將仁義字重發，乃只用兩句送過，且又是反筆側筆，凡自無之有之謂變，自有之無之謂化。看此篇，初於利字觀其化，於仁義字觀其變，次於利字觀其變，於仁義字觀其化，總之有有無無，變變化化。

一王曰，變出大夫曰，士庶人曰。一吾國，變出吾家，吾身；又變出萬乘之國，千乘之國，千乘之家，百乘之家。一利字，變出危字，弑字，奪字，遺親字，後君字，千軍萬馬，勢不可當。

文章要剛柔相濟。孟子見梁惠王一句截住，敘事簡老，更無踰此，此剛筆也。不遠句婉切於人，此柔筆也。王何必二句，斬釘截鐵，又剛筆也。王曰三句，淳湧而來，亦剛筆也。上下交征句，頓挫略住，此柔筆也。萬乘六句，波濤怒發，此剛筆也。萬取千焉三句，冷冷感慨，又柔筆也。苟爲二句，陡然截住，又剛筆也。兩未有，斜飛而入，翩遷似燕，又

柔筆也。結句剛。

文字發端，最喜喝得破，接得緊。王何必曰利，一喝便破。王曰句，下緊接大夫曰士庶人曰，勢甚激烈。上下交征句，用總法，略作一頓。萬乘之國六句，波外生波，如天馬飛空而來。萬取千焉，三句，急流中作一逆筆，法最險絕。苟爲句，繳得剛健，急接未有仁云云，本是正說，卻用反勢，一兜便住。王亦曰云云，用前語繳。上句卻倒在下，一倒勢更緊峭。得之徐揚貢論枕中書。

文之至者，大都講一半，留一半，且所重處，偏不說破，此篇所重在仁義，如何爲仁義，不曾說出。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雁麋鹿，曰：『賢者亦樂此乎？』

孟子對曰：『賢者而後樂此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』詩云：『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，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』王在靈囿，麋鹿攸

小序佳。

兩句截住，一正一反，下分兩段。

此節引詩而釋之，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。

此節引書而釋之，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。

伏，麋鹿濯濯，白鳥鶴鶴，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湯誓曰：「時日害喪？予及女偕亡！」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？」

開口二句，突兀驚人。爲二句太奇，不可無證佐，下就引詩書二段以證之：一從君落到民上去，是用順勢；一從民挽到君上來，是用倒勢。一倒一順，自相擊應。

湯誓語，與臺沼絕遠，毫無關連處，卻一筆就繳到箇中，更矯更警，豈非絕大辨才。若必尋一典故，仍與臺沼鳥獸相干，反失文章虛實之妙。

說詩處，口角津津，滿天喜氣；說書處，聲色凜凜，滿天怒氣，真化工也。

二段中，觀其章法伸縮。

所重在與民偕樂，如何爲與民偕樂，不曾說出。

一篇優游涵泳處，全在說詩一段，其餘俱險峻。

首章抹倒他一箇利字，說到國危君弑，機鋒惡毒極矣，卻得仁義一味補藥，殺中有生。二章扶起他一箇樂字，說到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，奉承極矣，卻得民欲與之偕亡一味毒藥，生中有殺。

領起。

機鋒利害。

不違農時云云。
陡提。

梁惠王曰：『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！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；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好戰，請以戰喻：填然鼓之，兵刃旣接，棄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，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』曰：『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』曰：『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；數罟不

五畝之宅云云，又翻一段，波瀾進一步。

狗彘云，陡折。

收法點水不漏。

入污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，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，可以無饑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饑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狗彘食人食，而不知檢，塗有餓殍，而不知發，人死，則曰：「非我也，歲也。」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？曰：「非我也，兵也。」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」

此文寬中著緊，合前後中間共五段，各段各一關鍵，通篇總一關鍵，氣勢馳騁，紀律謹嚴，馬班之所畏也。

不違二段，本一套事，分作兩層講，中用一腰鎖法間之，在他人定以教養分段，不免排板矣。人用間，我用架，如月吐樓閣，籠以輕雲，

直自清絕。

沼上章，本兩對文字，對而不對，方中有員。盡心章，本不是兩對文字，不對似對，員中有方。

中二段，幾箇不可字，也字，幾箇可以字，矣字，自相擊應。

王無罪歲四字，包括不違兩大段，渾然無迹。

掃一盡心，憑空豎出一箇盡心來，便有議論，有局面；然其遊戲神通，正在首尾談兵處。

中間分二段，卻二段都是說養一邊，教只於中附見一二語，非古文無此體製。不違節，本不曾說完，於中忽作一束，使人喫驚，非古文無此氣脈。正說得和風朗日，忽著狗彘食人食一折，天愁地慘，雷電交加，真奇觀也。

梁惠王曰：『寡人願安承教。』孟子對曰：『殺人以梃與刃，有以

倒問兩番。

獸相食句，是抵
觸接法，率獸食

人句，是隔離接
法。

仲尼云，奇峯
飛來。

異乎？』曰：『無以異也。』『以刃與政，有以異乎？』曰：『無以異也。』
曰：『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獸相
食，且人惡之，爲民父母行政，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
仲尼曰：『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？』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
民飢而死也？』

語意痛快，而篇體離奇，爲其轉換捷而波瀾遠也。

起手虛撩二層，已令人傾倒；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，如之何其使
斯民飢而死也，輕輕詰問，如冷水澆背。

須著眼離合句。不與王相黏者，離句也；與王相黏者，合句也。梃
與刃，離句；刃與政，合句。率獸食人，合句；獸相食，離句。爲民父母，合句；
作俑，離句。使民飢而死，合句。

昔人謂以獸相食，跌出爲民父母來，以作俑跌出使民飢而死

一篇機軸，全在
出語人曰四字，
倩女離魂，通身
脫出，而毫髮不
遺。

文章之妙，無過
絕而復生，今夫
天下之人，牧一
轉，從意盡，言止
處，跌起，大可玩。

來，何等機鋒。卻不知開口殺人二字，早已太阿出匣矣。率獸食人，比殺人進一步；父母率獸而食人，又比率獸而食人進一步。

此篇文字，機鋒惡毒極矣。其最妙卻在入手虛掾二層：煙波千頃，使人墮其彀中，不覺不知；後來便劈面劈腦，下錘下棒，無不倒頭折股。好樂章，可得聞歟一段，同此機軸，皆一篇中煙波迷人處也。

孟子見梁襄王，出，語人曰：『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』
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吾對曰：『定于一。』
『孰能一之？』對曰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
『孰能與之？』對曰：『天下莫不與也。』
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矣；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；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，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，民歸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！』

兩人問答，寄在出語人上發出，脫胎換骨其格甚靈。

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，嗜殺人，本前面說過語，再一提出，卻如突起一峯，妙於跌宕者也。

無道桓文，是奪
筆。無以則王，是予
筆。

曰可是予筆。

倒問。

是心足以王，是
予筆。臣固知云云，是
予筆。

齊宣王問曰：『齊桓、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仲尼之徒，無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，臣未之聞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』曰：『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』曰：『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』曰：『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』曰：『可。』曰：『何由知吾可也？』曰：『臣聞之胡韻音曰：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曰：『牛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將以釁鐘。』王曰：『舍之，吾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』對曰：『然則廢釁鐘與？』曰：『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。』不識有諸？』曰：『有之。』曰：『是心足以王矣；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』王曰：『然，誠有百姓者，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卽不忍其觳觫，若無』

王無異於是奪筆。牛羊何擇，是奪

無傷也，予筆。

蘇云：此章大抵欲其推愛牛之心，然不能推者，必有以害之也。以下故反覆開合以攻擊之。

不爲也，奪筆，非不能也，予筆。

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」曰：「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」王笑曰：「是誠何心哉？我非愛其財，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」曰：「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，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」

王說曰：「詩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；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有復於王者曰：『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。』則王許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曰：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」曰：「不爲者，與不能者之形，何以異？」曰：「挾

非挾太山云云。
予筆。

功不至百姓，奪
筆；王請度之，淡
放一句。
然後快於心，奪
筆。

五句中又用抑
字轉，亦法也。
皆足以供，奪筆。

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：「我不能。」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：「我不能。」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。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言舉斯心，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權然後知輕重，度然後知長短，物皆然，心爲甚。王請度之。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王曰：「否，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」曰：「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」王笑而不言。曰：「爲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爲是哉？」曰：「否，吾不爲是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王之所大欲可

緣木求魚，奪筆。殆有甚焉，奪筆。至此上下之間，呼吸變化，奔騰控馭，若捕龍蛇，眞文之至也。

何以異於，是奪筆。蓋亦反其，是予

欲言制民之產，先提出發政施仁四字，將一時朝野，空空寫一番，不徑說入，孰能禦之，是予筆。

知己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，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』王曰：『若是其甚與？』曰：『殆有甚焉！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爲之，後必有災。』曰：『可得聞與？』曰：『鄒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爲孰勝？』曰：『楚人勝。』曰：『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弱固不可以敵強。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，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。』

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，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』王曰：『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，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』曰：『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，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』

欲言人君制民之產，先將士民空影一番，不徑說入。

欲言制民之產之法，先將古今制民之產，兩路空翻，不與扶破。纔跌出制民恆產之法，以爲保民著落處，如黃河之水百折而來，碣石一山當住海口。反掉結。

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，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？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此文渾渾灑灑，如大海揚波，茫無津涯。今分三大段讀之：自起至遠庖廚也，是首一段；王說曰至蓋亦反其本矣，是中一段；今王發政施仁以下，是末一段。首段挑動其仁心，中段攻其欲心，末段教以仁政，

總因他是心上不免夾帶，所以全用兩路攻打。而行仁著落處，卻留住，不徑與他說明，譬如錮疾遇大醫生，初只輕輕投以生脈散，次務除其病根，然後施以補劑，此其救拔之大機用也。三層段落，繇此分疎，段落既清，觀其行文之轉折，抑揚予奪，轉折處，於王語中尋之，抑揚予奪處，於孟語中尋之；初看其段落，再看其轉折，再看其予奪，則此文之雲詭波譎，千態萬狀畢出矣。

開口直直截截，許他可以保民，許他足王。看到後來，卻是王之不王，功不至百姓，一班話頭，居其大半，筆墨作怪，一至於此，豈非活死死，死死活活手段。

人知此篇極縱橫，不知其含蓄，言保民不言保民下手處，言老老幼幼，不言老老幼幼下手處；言推恩，不言推恩下手處；言發政施仁，不言發政施仁下手處；言制民之產，不言制民之產之法；到盡頭

方與抉破，通篇文勢，如花之欲開不開，可謂含蓄之極。惟其極含蓄，所以能從空中卷舒翻騰，成此一篇極縱橫文字。

每於急流中脫卸一步，不知何處來，不知何處去，此閃脈也。何筆爲然？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，有復於王者曰，吾力足以舉百鈞，挾太行以超北海，語人曰我不能，權然後知輕重，鄰人與楚人戰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，以上等筆皆是。

是心足以王矣，只提一句，下文淨去王字，單拈是心字空翻，直至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，王字方纔躍出，是文章斷續處。

保民二字爲骨，心字欲字爲眼，千奇百怪，從心字欲字簸出，而針鋒所向，卻只在保民上，不曾走動絲毫。他文出奇，定不能通篇一意到底，若通篇一意到底，又不能出奇無窮如此。

文章之妙，無過於用逆筆，不逆則不險，不險則不奇，讀此篇須

蘇云：此篇悲壯頓挫，深得告君之體。

蘇云：倒問兩語，卻起波瀾。

因齊王亦好田獵，是帶說。蘇云：分明疎朗。

與上節疾首蹙頰兩兩相形。

於用逆筆處，子細著眼。

莊暴見孟子曰：「暴見於王，王語暴以好樂，暴未有以對也。」曰：「好樂何如？」孟子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？」他日見於王曰：「王嘗語莊子以好樂，有諸？」王變乎色曰：「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，直好世俗之樂耳。」曰：「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其庶幾乎？今之樂，由古之樂也。」曰：「可得聞與？」曰：「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人。」曰：「與少樂樂，與衆樂樂，孰樂？」曰：「不若與衆。」臣請爲王言樂，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：「吾王之好鼓樂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」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：「吾王之好田獵，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。」此無他，不與民同樂也。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

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「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鼓樂也？」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「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田獵也？」此無他，與民同樂也。今王與百姓同樂，則王矣。」

立論奇，布格奇，寫景奇，結勢奇，何言之？王好樂，原不從國起見，曰王之好樂甚，則齊國其庶幾乎，立論之一奇也。樂本有古今，曰今樂猶古樂，立論之二奇也。一樂字，分出獨樂人樂，少樂衆樂四項，立論之三奇也。好鼓樂是本題，添出田獵陪說，布格之一奇也。撰出兩箇今王鼓樂於此，兩箇今王田獵於此，平列四段，布格之二奇也。四段分明是正講，卻都是無端結撰，勢如天馬行空，布格之三奇也。到末句方歸正位，然只是從上文順勢帶下，了不沾實，布格之四奇也。憑空畫出四箇聞聲見色，寫景之一奇也。畫出兩箇蹙頞相告，兩箇喜色

相告，歷歷如親聽來，寫景之二奇也。說著愁處，便覺滿天淒風苦雨，說著喜處，便覺滿天霽日和風，轉移造化，只在呼吸，寫景之三奇也。不安根蒂，不說緣因，突以苦樂光景，虛寫於前，再以同樂不同樂之故，倒找於後，則其結勢之奇，尤稱獨步。

不從正位中起，卻從暴發端，亦一奇格。

兩大段落落起，照說去，絕不著今樂古樂，下一註腳，得大解脫。虎歸穴，尾先入，龍出雲，首倒掛，今王鼓樂二大扇中，無端從百姓說起，寫得淋漓痛快，然後以同樂不同樂跌出一句，此正虎尾先入，龍首倒掛之勢。

自首至尾，布出如許論頭，都是空中樓閣。齊國庶幾一案，到末纔著一句打破，手法老辣。

兩扇中不自家下一實筆，只假設百姓云云，借喉出氣，水月鏡

花，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，頗摹倣其格調。

七十里之圍，其有無不必深辨，只重在與民同，能與民同，雖大亦小，不與民同，雖小亦大。

阱字落得極新極險，爲阱國中，其視文王之與民同，直是仁暴天淵。

齊宣王問曰：『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』孟子對曰：『於傳有之。』曰：『若是其大乎？』曰：『民猶以爲小也。』曰：『寡人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爲大，何也？』曰：『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與民同之，民以爲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，則是方四十里，爲阱於國中，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』

著語不多，鋒芒射人，雖雄文大篇，無以復加。然一篇奇情，盡從民猶以爲小也一句生出。

加臣始至於境十四字，大饒景色。

民猶以爲小，此險筆也。險必救之以夷，夷險相生，一切奇文，皆從此出。觀沼上及此篇可見。

入國問禁，此閒筆也。凡議論文，插閒情冷境，可免塵囂。

說文囿，寫景如在目前，引而近之之勢也。說王囿，只作依稀耳聞，推而遠之之勢也。

接箇囿字上手，換箇阱字還他，機鋒惡毒。

雙關滾法。

先議論，後引證。

又先議論，後引證。

撫劍一段，摹寫簡潔。

蘇云：又振起。

先引證，後議論。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交鄰國有道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，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，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，故太王事獯鬻，句踐事吳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。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詩云：『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』」王曰：「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對曰：「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：『彼惡敢當我哉？』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。詩云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書曰：『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』惟曰：『其助上

蘇云：就轉一句結。

帝寵之四方，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」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，此武王之勇也，而武王亦一怒，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」

似開似合，似連似脫，有意無意之間，自成絕妙篇法。

看他仁智勇如何安排，保天下安天下，如何安排，湯、文、太王、文王、武王，如何安排，引詩、引書，如何安排，便知天地閒有此一種化工文字。

齊，大國也。齊王口中雖說交鄰，胸中橫著一箇大字在。孟子不論大小，都教他一箇事法，正是極力陶鎔，追出一箇彼惡敢當病根來。然後以一怒安天下，正論足之，不但作用甚奇，看他前半用箇事字，後半用箇怒字，極文章抑揚起伏之勢。

胸中有一怒安天下一案，然後引詩、引書，然引詩處有怒字，引

一句截住，卻又寬放二句，真擒縱手。

蘇云：入引證。

蘇云：結上貫下。

今也不無一句轉。韻語助色。

借解釋爲詠歎，大有波瀾。

書處無怒字，正文章虛實之妙，不必銖銖兩兩計較也。

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，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人不得，則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樂民之樂者，民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：「吾欲觀於轉附朝儻，遵海而南，放於琅邪，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善哉問也！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，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，述職者，述所職也。無非事者，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。夏諺曰：『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遊一豫，爲諸侯度。』今也不然，師行而糧食，飢者弗食，勞者弗息，盄盄胥讒，民乃作慝；方命虐民，飲食若流，流連荒亡，爲諸侯憂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，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，從獸無厭謂之荒，樂酒無厭謂之亡。先王

無流連之樂，荒亡之行，惟君所行也。」景公說，大戒於國，出舍於郊。於是始興發，補不足，召太師曰：「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。」蓋徵招角招是也。其詩曰：「畜君何尤？」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」

起只虛虛寫箇憂樂光景，而急借景晏一大段以實之。寓主於客，又竟以客收局，了不打轉，真脫胎奪舍手段。

入頭數行，何其清空，忽轉一局，又何博雅。

引證語又蒼又秀，亦詩亦史，反覆百讀不厭；而結句尤爲閒閒冷冷，韻流天外。

齊宣王問曰：「人皆謂我毀明堂，毀諸已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夫明

堂者，王音旺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」王曰：「王政可得聞

與？」對曰：「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祿，關市譏而不征，澤梁無禁，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

句法婉切。
王欲行王政，是
一篇之骨。
窮民一段，本與
上文平分六段，
卻散開多說幾
句，有伸縮，有波
瀾。

應行王政行字。

兩箇於王何有，
隱隱回顧章首，
勿毀明堂。

而無父曰孤，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；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詩云：「嗇矣富人，哀此犂獨！」王曰：「善哉言乎？」曰：「王如善之，則何爲不行？」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貨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公劉好貨，詩云：『乃積乃倉，乃裹餼糧，于橐于囊，思戢用光，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啓行。』」故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也；然後可以爰方啓行。王如好貨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王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太王好色，愛厥妃，詩云：『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于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』」當是時也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；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

格法與交鄰似，但交鄰後半，只有寡人好勇一轉，此篇卻有好貨好色兩轉，物有雙則境濃，故好勇本一項，則分文武二段。好貨好色既有二項，則各著一段單行，單中取雙，雙中取單，總不失爲雙也。然畢

竟此篇多一轉，更覺勢如游龍。

後半勝交鄰，然前半交鄰勝。

文王、公劉、太王，平分三段，而作一中紐體連之，斜斜整整，自成妙局。

前一段說王政是實說煞說，後二段不說王政，未嘗不是王政，是空說活說；有前一段，則後二段不落空，有後二段，併前一段都活動。

三段三引詩，亦有照應；不打轉明堂，亦見高手。

文章妙境，須於人所思路不通，措手不得處，發一想，轉一筆，自然驚人。所謂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也。如此篇，論行王政到好貨好色處，在他人定是攔截他好色好貨，方說得去。若就好貨好色上起論，如何措手，卻只搭上云好貨可王，好色可王，豈不奇想天開。

前一段極正，後二段極奇。

好貨段說詩，只就詩說詩，是詩中所有；好色段說詩，從詩外添出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，一段公案，是詩中所無，正文章虛實之妙。

後二段已包在文王治岐一段裏面，文王不是好貨好色，緣何體貼得如許周到，後二段不過足上意耳；但以文勢一變，便自波瀾橫溢，使人眼花。

王之臣云云，是舍筆。
棄之是吐筆。
士師不能云云，是舍筆。
已之是吐筆。
末一句是舍筆。

孟子謂齊宣王曰：『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，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，則如之何？』王曰：『棄之。』曰：『士師不能治士，則如之何？』王曰：『已之。』曰：『四境之內不治，則如之何？』王顧左右而言他。

一舍一吐，一吐一舍，半開蓮花，浥露更妍。

清空淡遠，文品似檀弓。

感慨低徊。

蘇云：三波頓挫。

蘇云：一句結住。

兩必使字何等
鄭重兩姑舍字
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『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，王無親臣矣。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』王曰：『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』曰：『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；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，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；故曰國人殺之也。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。』

疊嶂層巒，蒼鬱茂密，無端說到可殺，使人驚詫不已。文章不能境外生境，不能窮奇極變。

生氣奕奕，殺氣凜凜，奇情幻筆。
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『爲巨室，則必使工師求大木，工師得大木，則

何等輕忽，其提
醒齊王處，全在
則何如則何以
六字。
一喻文若不屬
而意自相足。

王喜，以爲能勝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，則王怒，以爲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壯而欲行之，王曰：「姑舍女所學而從我，則何如？」今有璞玉於此，雖萬鎰，必使玉人彫琢之。至於治國家，則曰：「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」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？」

爲巨室喻治國家，工師喻賢人，大木喻賢人所學，得大木下發明賢人所學是姑舍不得的，其意已明。獨遺下爲巨室三字，未得了局，變出治玉一喻，以足其意，雖有兩截，實是一串。但移步換形，使人目眩，夏雲變幻，彷彿似之。

前段緩語收，輕輕呼起下文，後段急語收，疾忙繳轉上文，兩掌相拍，空谷答響。

一篇詰問體。

公孫丑篇

或問句，引證拓開。

突入子路不知何處來，有跌宕，有挑剔，有襯貼，恰如飛來一峯。轉問處，加然則二字，豈真或人有此分曉，自是孟文鼓舞抑揚之妙，三箇如彼字，亦下得好。

文王之德，一段凡三轉。
文王何可當一段，凡四轉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問乎曾西曰：『吾子與子路孰賢？』曾西蹙然曰：『吾先子之所畏也。』曰：『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』曾西艱然不悅，曰：『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，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如彼其卑也，爾何曾比予於是？』曰：『管仲、曾西之所不爲也，而子爲我願之乎？』曰：『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，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爲與？』曰：『以齊王猶反手也。』曰：『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，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，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』曰：『文王何可當也？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，天下歸殷久矣，久則難

入以齊王意，
本色語。

應以齊王。
且王者四句振
起。
應賢聖之君六
七作一段。

應章首功字
時字結。

變也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也。紂之去武丁，未久也，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。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皆賢人也，相與輔相之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。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齊人有言曰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，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」今時則易然也。夏后殷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。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。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，孔子曰：「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」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，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爲然。」說管晏處，不言己之不爲管晏，借喉出氣，而已之不爲管晏自見。說文王處，不言文王，只言商之難失，而文王之難王自見。說王齊處，不

言己之如何王齊，只言今時齊王之易，而王齊反手之故自見。可見好文字，都是從圈子外得來，然要先識得箇大圈，方可跳出圈子外也。不然，欲作行空文字，不得下手處。

此篇極善打勢，前以管晏功烈之陋，打起以齊王反手之勢；後以文王之難，打起今時則易之勢，乘勢而往，則不費氣力，而光豔自生。

文字圓則難起峯，此篇筆筆圓，筆筆有峯，縱橫跌宕，而巖巖之性固在。

齊人有言一節，是前後過文，乘勢是橫說，待時是縱說，前段論文王時勢，先縱說，後橫說，後段論齊時勢，先橫說，後縱說，是文法變換處。

賢聖之君六七作，伏王者不作案；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

存者，伏慙悻虐政案；尺地莫非其有，伏齊有其地案；一民莫非其臣，伏齊有其民案；氣格浩蕩，而埋伏照應，卻甚精明。

於議論中，插入齊人有言曰：孔子曰二節，大得抵巇之道；非此則文氣太平滿，少崎嶇。

武丁已見上文，又用武丁朝諸侯二句，重起一項，如衝風之衰而復振；此等筆路，著意摹之。

曰若是是一轉。
曰不動心是二轉。
以上是不挫於人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『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，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』孟子曰：『否，我四十不動心。』曰：『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奔音遠矣。』曰：『是不難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』曰：『不動心有道乎？』曰：『有，北宮黝之養勇也，不膚撓，不目逃，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，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，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，無嚴諸侯，惡聲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『視不勝猶勝也，』

量敵後進三句，
是譏別人，
舍豈能爲二句，
是自言。

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爲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。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，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？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「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懼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

曰：敢問夫子云云，是三轉。

既曰志至，是四轉。

敢問夫子惡乎長，五轉。
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，六轉。

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，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告子曰：「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」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可；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」「既曰志至焉，氣次焉，又曰持其志，無暴其氣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趨者，是暴其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曰：「難言也，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

引喻先提一句，
莊子多此法。
養氣段竟以助
苗長收局格超
氣逸。
何爲知言，七轉。

宰我子貢，八轉。

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，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：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」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「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」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，以爲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『何謂知言？』曰：『誑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；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，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，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』

『宰我子貢，善爲說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善言德行，孔子兼之。』曰：「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」『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』曰：「惡，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，而教

昔者竊聞之，九轉。

伯夷伊尹何如，十轉。

伯夷伊尹於孔子十一轉，然則有同與十二轉，敢問其所以異，十三轉。
將說到願學孔子，又著皆古聖人，吾未能行二句，特用逆筆打顛學孔子以下，將說到孔子異。

不倦也。」子貢曰：「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」夫聖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」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，皆有聖人之一體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則具體而微，敢問所安？」曰：「姑舍是。」曰：「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同道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。吾未能有行焉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否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！」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曰：「有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，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是則同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曰：「宰我、子貢，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，汙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、舜遠矣。』子貢曰：『見其體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

於羣聖，從同說
到異，復從異轉
出，同特用逆筆
打勢。
以下借喉出氣，
奔逸絕塵。
宰我段，借賓形
主，子貢有若二
段，空中打勢，總
無一字黏皮帶
骨。

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」有若曰：「豈惟民哉，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」」

此篇分三大段看：自起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，論不動心之道，是第
一段。借告子與己伴說，告子是影，黜舍是影外之影，請來影告子，又
請出曾子，子夏來影黜舍，然說到曾子，子夏，又不知不覺，漸漸影上
身來，其曲折之趣，迴合之情，真真不可思議。

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，至必從吾言矣，以告子之學，與己對勘，
是第二段。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便伏知言案，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便
伏養氣案，至寫自己養氣處，明明插入告子外義，又借影助長一段。
字字打到告子上去。說知言處，全不把好邊講，單著誠淫邪遁生心
害政等語，又字字打到告子上去。玲瓏映徹，通身是眼。

宰我、子貢以下至末，推原知言養氣之學，從願學孔子來，是第三段。卻概用借賓形主文法，先以孔子不自居聖作一折，次以姑舍聖門諸子作一折，又次以夷尹不同道作一折，然後從論列三聖中，跌出願學孔子來。來路何等曲折，既出願學孔子，掃去下願學二字不題，單以孔子空翻，作一大波瀾。初以孔子不同夷，尹作一折，次以有同作一折，然後以所以異作數段，段詠歎，去路何等委蛇，竟不將自己不動心知言養氣等項打轉一筆，又何高脫。

首段幻極，中段精極，末段曠極。

首句陡起，二句突接，先王緊從上人字來。就起語作一大轉。非所以三句，刻意匠心極其摹畫。

孟子曰：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

將章首人皆有
三字，空翻反剔，
用四箇端字逗
出，擴充來如梅
花見點。
漸漸說入擴充
來極善養勢。
言盡意止處，勃
勃欲往。

是不智也，勢稍
緩法。不仁不智，
是峻承法。而恥
爲矢，勢稍緩法。
如恥之是峻承
法。末句硬截。

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，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，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，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
分明談人君治天下事，卻寬寬若汎論常人者。談好邊，請出先王作榜樣。則談歹邊，理合及時王，卻只把賊其君一句，遠遠影照到君上來，何等心閒手鬆。

孟子曰：「矢人豈不仁於函合音人哉？矢人惟恐不傷人，函人惟恐傷人，巫匠亦然，故術不可不慎也。」孔子曰：「里仁爲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？」夫仁、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，莫之禦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不

蘇云活潑變幻，不可端倪。若游龍，若閃電。

智，無禮無義，人役也。人役而恥爲役，由弓人而恥爲弓，矢人而恥爲矢也。如恥之，莫如爲仁。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，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』

先以傷人不傷人，淺淺引入，再後喝出反求諸己一句，抖出爲仁之髓，以恍恍惚惚布勢，以直直截截收局。

忽矢人函人，忽巫匠，忽擇里，忽單提仁字，忽連說仁智禮義，忽人役，忽弓人矢人，忽將仁智禮義四字變出一箇恥字，臨了又將仁智禮義恥五字歸併一箇己字，不反己，總是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恥，總是人役，腦後一槌，死人驚起。

此篇僅二十六句，而有十三層，實說喻說，正說反說，錯綜不羈。第一層，喝一句云，矢人豈不仁於函人，他人要說世無不仁之人，想不到矢人函人也，縱想到矢人函人，也不能如此下筆陡然。第二層，

矢人惟恐不傷人，函人惟恐傷人，只兩句分疏明白，何等簡潔。第三層，巫匠亦然，使上文無單禿，下文無徑遂之病，全賴此句。然更不用分疏，上是伸筆，此是縮筆，縮筆在文中，愈簡愈妙。第四層，故術不可不慎也，輕輕喚醒，略作一收，言盡而意不盡。第五層，引證孔子云云，正入仁字，然只說擇里，不露正意，殊飄忽有致。第六層，提仁字實講，然尊爵安宅，俱喻言點綴，了無色相。第七層，莫之禦云云，連鎖不仁不智，殊見筆力。第八層，兼承不仁不智，帶舉無禮無義，至目之爲人役，幾於毒呵痛斥，然語勢撇截，筆無停留。第九層，忙接人役而恥爲役，猶弓人而恥爲弓，忽與章首矢人函人映射，似此飛翔之勢，迴合之情，真仙筆也。第十層，如恥之莫如爲仁，振起文勢，躍出正旨，截然挺然。第十一層，仁者如射云云，以反求諸己實闡爲仁要指，收束全局，有千鈞力，而其妙處，在仍將射字助色，倒照弓人矢人，又照到矢

人函人，眞眞臨去秋波。總而論之：本說仁，先說不仁，又說不智，又說無禮無義，錯錯紛紛，目光欲眩；而只就射上一路話頭借影，若有意若無意，離合俱化，全以神行。老蘇所謂活潑變幻，不可端倪者，此也。

託疾以辭，隱示以不可召意。

亦未告以託疾本意。

孟子託疾之意愈晦。

王之敬子二句，爲下辨駁開端，語有關鍵，折一筆。

朝將視朝，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？對曰：『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』明日出弔於東郭氏，公孫丑曰：『昔者辭以疾，今日弔，或者不可乎？』曰：『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弔？』王使人問疾，醫來；孟仲子對曰：『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憂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趨造於朝，我不識能至否乎？』使數人要於路，曰：『請必無歸而造於朝。』不得已，而之景丑氏宿焉。景子曰：『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人之大倫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，丑見王之敬子也，未見所以敬王也。』曰：『惡！是何言也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，豈以仁義爲不美也？其心曰：『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。』』

破未見敬王句。
父召無諾是賓，
君命召是主。

蘇云：孟子乃不
可召之臣，齊王
召之所以不去，
引三達尊見不
可召意。
此言道德正應
達尊。

蘇云：結語似翻
翻欲舞。

爾！則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堯舜之道，不敢以陳於王前，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。」景子曰：「否，非此之謂也。禮曰：『父召無諾，君命召，不俟駕。』固將朝也，聞王命而遂不果，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。」曰：「豈謂是與？」曾子曰：「晉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，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，吾何慊乎哉？」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」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一，齒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輔世長民莫如德，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將大有爲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，欲有謀焉則就之，其尊德樂道，不如是，不足與有爲也。故湯之於伊尹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王。桓公之於管仲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霸。今天下地醜德齊，莫能相尚，無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湯之於伊尹，桓公之於管仲，則不敢召，管仲且猶不可召，而況不爲管仲者乎？」

景子纔開口，孟子早已知他有將朝不果一段事橫其胸中，卻

若爲不喻其意也者，只接他一箇敬字，自發出一段說話，不管與他機鋒對針不對針，得此數行文字，便覺千頃烟波，收攬不盡。禮曰以下，發問本意，已自顯然，孟子只是閒閒發付，話頭雖長，一概遠神遠體，先引曾子語，稱述一番，發明一番，次把大有爲之君，起一大勢，次引湯、桓一證，次將今天下影照一步，復把湯、桓提起，單用管仲二句作波，全不於朝不朝上置一語，水月鏡花，可玩不可卽。

景子曉得君臣，卻不曉得有大有爲之君所不召之臣，說到此，應使世人大開眼界。

孟子之平陸，謂其大夫曰：『子之持戟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則去之否乎？』曰：『不待三。』『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，凶年饑歲，子之民，老羸轉於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。』曰：『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。』曰：『今有受人之牛羊，而爲之牧之者，則必爲之求牧與

蘇云：事已在前，只用喻說入，云此喻切當，不待詳說，而人已悟之矣。

爲王誦之句，括
上三節，省卻多
少筆墨，此是撮
記法，亦議中夾
敘法。

二語老辣。

語有波瀾。

峭壁層巒，驚濤
怒浪，觀者自是
魂動。

芻矣。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視其死與？」曰：「此則距心之罪也。」他日見於王曰：「王之爲都者，臣知五人焉，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」爲王誦之。王曰：「此則寡人之罪也！」

通篇都是賓位，只爲王誦之一句是主。將上面許多說話，縮作四字，而許多說話又原自在，不曾少卻一字，真鏡花水月也。

沈同以其私問曰：「燕可伐與？」孟子曰：「可，子噲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仕於此，而子悅之，不告於王，而私與之，吾子之祿爵。夫士也，亦無王命，而私受之於子，則可乎？何以異於是？」齊人伐燕，或問曰：「勸齊伐燕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沈同問燕可伐與？吾應之曰：「可。」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：「孰可以伐之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爲天吏，則可以伐之。」今有殺人者，或問之曰：「人可殺與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可。」彼如曰：「孰可以殺之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爲士仕音師，則可以

宋句正與未也相應。

殺之。」今以燕伐燕，何爲勸之哉？」

一篇文字，都是無中生有，前段答沈同，就切沈同身上生情，引而近之之勢也。後段答或問，無端說到殺人，又無端說到士師可殺人，推而遠之之勢也。前段取譬透切，後段淋漓奇崛，字字欲舞。

以知形起不知兩路攻擊。

燕人畔，王曰：「吾甚慙於孟子！」陳賈曰：「王無患焉，王自以爲

與周公孰仁且智？」王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？」曰：「周公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，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，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智，周公未之盡也，而況於王乎？」賈請見而解之。」見孟子，問曰：「周公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聖人也。」曰：「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諸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「然則聖人且有過與？」曰：「周公，弟也，管叔，兄也，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，過則改之，今之君子，過則順之。古之君子，其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見之；及其

要言不煩。

一浪歷一浪。

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豈徒順之，又從爲之辭？」

此篇佳境，全在文外餘地。看陳賈與王冷地打疊一番，細雨微波，烟光可掬，至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？問答已竟，突出古之君子一段，風濤怒發，勢欲拍天，且就周公上便射著陳賈，鬼斧神工，不可思議。

一句一轉，詞令妙品。
八箇字曲折灑婉。

二句敘得簡潔。

蘇云：長于喻者，辭不迫而意獨至。

孟子致爲臣而歸，王就見孟子，曰：「前日願見而不可得，得侍同朝甚善，今又棄寡人而歸，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他日，王謂時子曰：「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鍾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，子盍爲我言之？」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，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然，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辭十萬而受萬，是爲欲富乎？」季孫曰：「異哉！子叔疑，使已爲政，不用，則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爲卿。」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，有私龍斷焉。古之爲市者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者，有司者治之。

但解龍斷二字，
正意已躍躍言
外。

耳。有賤丈夫焉，必求龍斷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，人皆以爲賤，故從而征之，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。』

孤情絕照。

心事不曾說出一字，言在言外，格在格外，味在味外。

章法奇甚，真如草蛇灰線，若斷若續，膠青鹽味，若卽若離。

季孫段，看其敍斷夾行，古之爲市下，看其開合相迫。

欲識其去，先識
其來，於來上又
分識不識兩層，
詞鋒斐然。

孟子去齊，尹士語人曰：『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，則是不明也。識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則是干澤也。千里而見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後出晝，是何濡滯也？士則茲不悅。』高子以告曰：『夫尹士惡知予哉？千里而見王，是予所欲也。不遇故去，豈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！予三宿而出晝，於予心猶以爲速，王庶幾改之；王如改諸，則必反予。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後浩然有歸志。予雖然，豈舍王哉？王由足用爲善，王如用予，』

懷形於辭，意之表整而不整，亂而不亂，纏綿懇惻，離騷似之。

三段立案，擗力各在頭句，而開章一句尤爲通篇挈領。

則豈徒齊民安，天下之民舉安。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。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諫於其君而不受，則怒，悻悻然見於其面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？尹士聞之，曰：『士誠小人也。』

從予說到王，從王說到予。反反覆覆，只是一句，如有千句萬句，就是千句萬句，只是一句，所以爲情之至，所以爲文之至。

空空說箇王庶幾改之，王如用予，當日去齊之故，總不會說出，惟不說出其故，所以千迴萬轉，愈有得說，愈有得想。

滕文公篇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，鍾門而告文公曰：『遠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。』文公與之處，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織席以爲食。陳良之徒陳相，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。曰：『聞

三句三聖人字
有慮。

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，願爲聖人氓。」陳相見許行而大悅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

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「滕君則誠賢君也，雖然，未聞道也。

此下八往返，齊
整中不齊，整不
齊整中齊整。

緊承翻出四句，
急中緩緩中急。

上已截住又起。

三何字。

二句一篇眼目。

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饗飧而治，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自養也，惡得賢？」孟子曰：「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「許子衣褐，許子冠乎？」曰：「冠。」曰：「奚冠？」曰：「冠素。」曰：「自織之與？」曰：「否，以粟易之。」曰：「許子奚爲不自織？」曰：「害於耕。」曰：「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自爲之與？」曰：「否，以粟易之。」「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，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，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？何許子之不憚煩？」曰：「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」「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？有大

七句空翻，不出大人小人字面。

舜、禹、益、稷、契、皋陶或串講或單提。

復打到堯上，此轉有奇勢。

領上二段。

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；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爲備。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「或勞心，或勞力。」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。天下之通義也。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汜濫於天下，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，禽獸逼人，獸蹄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，濬濟、漯，而注諸海，決汝、漢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雖欲耕得乎？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，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「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，輔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。」聖人之憂民如此！而暇耕乎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爲己憂，夫以百

引孔語一段，文境愈開，文氣愈警。

三段通作一段。未聞變於夷下，應以陳相不善變接上，乃復開出三段，先點出良之賢，次點出相之倍，次引證孔門之義，然後以今也南蠻句，遙接變夷句，具大開合。

三段通作一段。

畝之不易爲己憂者，農夫也。分人以財謂之惠，教人以善謂之忠，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孔子曰：「大哉！堯之爲君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君哉！舜也，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！」堯、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於耕耳。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；陳良楚產也，悅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，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，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，事之數十年，師死而遂倍之。昔者孔子沒，三年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年，然後歸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，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彊曾子，曾子曰：「不可，江、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尙已！」今也南蠻、馱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，亦異於曾子矣。吾聞出於幽谷，遷于喬木者，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。魯頌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荆

別生一意作結，是波外波。

收局三句，本從偏位中來，卻關鎖得一篇起。

舒是懲。」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學，亦爲不善變矣！從許子之道，則市賈不貳，國中無僞，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賈相若，麻縷絲絮輕重同，則賈相若。五穀多寡同，則賈相若。屨大小同，則賈相若。曰：「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萬，子比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。巨屨小屨同賈，人豈爲之哉？從許子之道，相率而爲僞者也，惡能治國家！」

篇有二意，一關並耕，一關變夷。關並耕段，以堯舜爲主，禹益稷契助之。關變夷段，以孔子爲主，周公曾子助之。凡鋪張處，皆實境也；其運旋處，則虛境也。大約虛實相間，敘事夾議論體，須於實處看其氣色，於虛處看其筋絡；其氣色之榮華，筋絡之遒勁，兩擅其勝；又須於一虛一實相間處，看其局陣之變化。

倒詰陳相一段，烟雨迷離，咫尺千山，中幅雲裏帝城，聳人瞻仰；

用夏變夷以下，夕陽樵笛，雨後烟村，別是一種風味。

陳代曰：『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且

志曰：「枉尺而直尋，」宜若可爲也。』孟子曰：『昔齊景公田，招虞人

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，孔子奚取焉？取

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，以利言也。

如以利，則枉尋直尺而利，亦可爲與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，終

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賤工也。」或以告王良，良曰：「

請復之。」彊而後可，一朝而獲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良工也。」

簡子曰：「我使掌與女乘。」爲王良，良不可，曰：「吾爲之範，我馳驅，終

日不獲一，爲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，詩云：『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』我不

貫與小人乘，請辭。」御者且羞與射者比，比而得禽獸，雖若邱陵，弗爲

也。如枉道而從彼，何也？且子過矣！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」

引證突兀。

志士不忘，二句，
有怪松倒出之
勢。

數句淋漓盡致。

御者且羞與射
者比，只一句轉
過頓跌作收，戲
弄烟波。

一引一斷，再引再斷，敘事夾議論體也。參差出入，結陣玲瓏。

前云枉尋直尺，權且寬一步；後云枉己未有能直人，著實緊一步。然尤妙在先放寬一步，此文家一大作用也。

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，如枉道而從彼何也，一何哉，一何也，冷詰問，使人通身汗下，再加且子過矣一振，異樣警策。

虞人段，突述其語，後點孔子以推原其意，妙在倒。王良段，用雙關文法細敘，妙在曲。

宜若可爲也，亦可爲與，弗爲也，數箇爲字相應。

篇多婉語，用剛筆掉尾，故自聳拔。

周霄問曰：『古之君子仕乎？』孟子曰：『仕。』傳曰：『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，出疆必載質。』公明儀曰：『古之人，三月無君則弔。』
『三月無君則弔，不以急乎？』曰：『士之失位也，猶諸侯之失國家也。』

只言喻意，而正
意自明妙。

蘇云：三段從上
折入本意，欲字
從上願字生來，
惡字從上賤字
生來，以欲字引
起惡字。

禮曰：「諸侯耕助，以供粢盛，夫人蠶繅，以爲衣服。」犧牲不成，粢盛不潔，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。『惟士無田，則亦不祭。』牲殺器皿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，則不敢以宴，亦不足弔乎？『出疆必載質，何也？』曰：『士之仕也，猶農夫之耕也。農夫豈爲出疆，舍其耒耜哉？』曰：『晉國亦仕國也，未嘗聞仕如此其急；仕如此其急也，君子之難仕何也？』曰：『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鑽穴隙相窺，踰牆相從，則父母國人皆賤之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，又惡不由其道，不由其道而往者，與鑽穴隙之類也。』文字要精采煥發，妙在打勢，此篇本明難仕，卻把急於仕痛講大半篇，全以逆筆打勢，本意便透露。

前半大戰一場，兩下都是假殺。丈夫生以下方入正講，卻以遊戲出之，了無戰色。

說足弔凡數十言，說載質寥寥數語，見文字伸縮之妙。

彭更問曰：『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食於諸侯，不以泰乎？』

蘇云：轉換如走丸。

蘇云：至此難倒用志字，倒而復起，似溪迴路轉，絕處逢生。

此轉活極靈極，更活更靈。

孟子曰：『非其道，則一簞食，不可受於人。如其道，則舜受堯之天下，不以爲泰，子以爲泰乎？』曰：『否，士無事而食，不可也。』曰：『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羨補不足，則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，子如通之，則梓匠輪輿，皆得食於子。於此有人焉，入則孝，出則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學者，而不得食於子；子何尊梓匠輪輿，而輕爲仁義者哉？』曰：『梓匠輪輿，其志將以求食也。君子之爲道也，其志亦將以求食與？』曰：『子何以其志爲哉？其有功於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』曰：『食志。』曰：『有人於此，毀瓦畫墁，其志將以求食也，則子食之乎？』曰：『否。』曰：『然則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』

以食字立論，從來經書中一新題目，辨難往來，皆劍鋒上事。

前半用雙關文法翻去，正講只三五句而已。後半於意盡言斷處，忽生一志字，另抽新機，脫盡色相，結句尤爲花光月影，把捉不定。

蘇云：此喻從語
事略不貫串而
文章燦然，此最
妙於喻者。

子謂薛居州遙
接。
空翻二段。

孟子謂戴不勝曰：『子欲子之王之善與？我明告子，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齊語也，則使齊人傅諸？使楚人傅諸？』曰：『使齊人傅之。』曰：『一齊人傅之，衆楚人咻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，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子謂薛居州善士也，使之居於王所，在於王所者，長幼卑尊，皆薛居州也，王誰與爲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長幼卑尊，皆非薛居州也，王誰與爲善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？』

前輩云：文章要理順詞明，無過一正一反。此語極平淺，卻得真實受用。若引而伸之，具有無窮變化。如此篇，先喻後正，總不離一正一反，然兩正兩反，落落開說，不著一語關合，自是奇格。

蘇云：婉切。

先揚後抑。

拈出蚘字。
夫蚘句提起。

此節伏下以妻
即食，以於陵則
居。

此節伏下以母
則不食，以兄之
室則弗居。
蘇云：四句斷仲
子之罪。
蘇云：冷語反收。

匡章曰：『陳仲子，豈不誠廉士哉？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實者過半矣，匍匐往將食之，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』孟子曰：『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。雖然，仲子惡能廉？充仲子之操，則蚘而後可者也。夫蚘，上食槁壤，下飲黃泉，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與？抑亦盜跖之所築與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樹與？抑亦盜跖之所樹與？是未可知也。』曰：『是何傷哉？彼身織屨，妻辟纘，以易之也。』曰：『仲子，齊之世家也，兄戴，蓋祿萬鍾，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；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。辟兄離母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生鵝者，已頻顙曰：「惡用是覩覩者爲哉？」他日其母殺是鵝也，與之食之，其兄自外至，曰：「是覩覩之肉也。」出而哇之。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，以兄之室則弗居，以於陵則居之，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蚘而後充其操者也。』

居食二字來，便接居食二字翻到底，文機爽快。

兩人各爲仲子寫影，俱有躍躍欲生處。後一幅纔加兩筆，便覺前一幅直是畫皮，所謂加兩筆者，兄母二字也。

蚓操夷築夷樹等語，得未曾有。

此一篇，仲子傳也。實錄只仲子齊之世家一節，前半設爲問答，皆空中游戲語，一結又謹嚴，又游戲，天機爛漫文字。

以居食二字爲眼目，段段不放過，似唐、宋以來文式，而奇特處，終不可到。

辟兄離母四字，是一篇骨子。妙在第三段中，漏出一妻字作引綫，此埋伏神手。

離婁篇

亂翻下去。

蘇云：承上翻說破。

蘇云：再提起。

轉得捷。
仁不仁，並提，單就不仁邊翻下。

上無道揆節，就翻下去，國之所存，一句，略收權放，寬留喪字於後。

孟子曰：「離婁之明，公輸子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員。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聞，而民不被其澤，不可法於後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「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」詩云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」遵先王之法而過者，未之有也。聖人既竭目力焉，繼之以規矩準繩，以為方員平直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耳力焉，繼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心思焉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：「為高必因丘陵，為下必因川澤，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謂智乎？」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眾也。上無道揆也，下無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義，小人犯刑，國之所存者幸也。故曰：「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國之災也。田野不辟，貨財不聚，非國之害也。上無禮，下無學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。」詩曰：「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。」泄泄，猶沓沓

兩箇猶沓沓也，
弄開鼓餘大是
得趣。

也。事君無義，進退無禮，言則非先王之道者，猶沓沓也。故曰：「責難於君，謂之恭；陳善閉邪，謂之敬；吾君不能謂之賊。」
「」
條而議論，條而援引，轉換過接，隨其興會所至。尤妙在隨興轉換之中，各段巖巖而出。

有作兩截文字看者，以可謂智乎分界，上截思古，下截傷今，思古處奔放以激昂，傷今處淋漓以淒切。又上截以行仁政不行仁政，二意間插出入，勢如跋山涉水；下截以責君責臣，二意分路馳驅，勢如雲蒸霞蔚。此等文字，初讀，則渾成一氣，再讀三讀，則滅沒萬狀。

有作四段文字看者，四段各用故曰字束之。行中有止，員中有方，亂中有整，故能使人讀之而動，讀之而靜。動靜者，文字之精魂，亦讀文字者之精魂也。

開口以古興今，言堯舜亦只與今人平等。不行仁政，則堯舜是

今人遵先王之法，則今人是堯舜。壓倒堯舜，激勵今人，筆興勃勃，如狂風驟雨。聖人既竭段，直推到上古創法聖人，此進一步語也。爲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謂智乎？高聲一呼，叫起下半篇文字，播惡於衆，下文急以上下朝野君子小人疏明衆字。國之所存者幸也，下文急以非國之災非國之害一段影得明白。喪無日矣，打起責望臣子一段，下文急以天之方蹶緊緊接去。一路馬跡蛛絲，灰線草蛇，一篇上好壓面文字。

一派反筆側筆，駕空飛行，單放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句，屹然獨立，如海中一柱。

無數不字，花蝶相亂。

以離婁、公輸、師曠發端，到中段併規矩六律等項，都打入聖人身上去，變幻如夏雲。

堯、舜以仁政平治天下，尙是中古遵法之人，非創立法者。揭出聖人二字，直駕出堯、舜二字之上，文勢亦欲拍天而上，此是篇中第一最高浪頭。

徐揚貢論枕中書云：翻法之變，不可勝窮。老泉批首節云：亂翻下去者，翻法之絕靈者也。謂上無所承，劈空翻下，正喻並舉，若無倫次，故謂之亂。批上無道揆節就翻下去者，謂就上翻下去，與亂翻下去者不同也。聖人既竭段，批云再提起，提起者，謂懸空提筆而起。文家第一最要訣也。尋常人絕不解提法，但勉強起一頭，便謂之提，求其實能提得起者，十不能一二。所以多成扶牆靠壁文字，爲其氣怯而力綿也。再提起者，謂上文曾經說過幾番，此意幾懈，再著一筆，陡然提起。此提法更有精神，爲高二句批云襯上，襯法，如衣之有襯也，謂恐其單薄再襯起也。凡文法，單則薄，襯則濃，或引喻，或引事，或引

語，皆觀法也。此段話說甚佳。

議論援引，相間成文。或議論中插援引，或援引中插議論，雖亂流而濟，卻紀律森然。詳其竅度，大略抵巇法也。先輩極言抵巇之法，文章奧府，得其解者，能斷能續，能出能沒，能反能覆，能亂能錯。何謂抵巇，抵擊實也，巇，罅隙也。又如兩山之中，一水出焉，兩水之中，一山出焉，皆抵巇之勢也。古文中慣用此法者，孟子而外，莊周、司馬遷也。

規矩方員，是比興起。
二者句承上生下。
分開堯舜字活翻。
分甚不甚兩層，有波瀾。
名之曰幽厲句，凜凜動人。

孟子曰：「規矩方員之至也。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欲爲君，盡君道，欲爲臣，盡臣道；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也。孔子曰：『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』暴其民甚，則身弑國亡，不甚，則身危國削；切息約名之曰幽厲，雖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也。詩云：『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引證詩句，語有波瀾。

起處用逆，下申首處用順。

不重景公，願無道之天，只重文王能回有道之天，如恥之一句，爲一章轉捩。

引文王事作證，引孔子言釋詩入時事，引詩證喻意，而正意自明。

正說堯舜，忽說到幽厲，轉境甚險。

孟子曰：「爲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國慕之；一國之所慕，天下慕之；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」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。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強，斯二者天也。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齊景公曰：『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絕物也。』涕出而女於吳。」今也小國師大國，而恥受命焉，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。如恥之，莫若師文王，師文王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爲政於天下矣。詩云：「商之孫，子其麗不億，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，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。」孔子曰：「仁不可爲衆也。」夫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今也欲無敵於天下，而不以仁，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。詩云：「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。」

議論夾引證，論中出論，證中生證，錯綜變幻，絳雲在霄。

首句虛起，次二句實寫，四五句反收，應上語意警動。
引孺子之歌，孔子之言，點出自取以起下，自侮自毀自伐，真有蜻蜓點水之妙。引書證自取意。

師文王暗說，點破仁字明說。先暗後明，文章含吐之道。

孟子曰：「不仁者可與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；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？」有孺子歌曰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孔子曰：「小子聽之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」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，自作孽，不可活，此之謂也。」

正意先說在前，文氣激烈，自孺子歌以下，疊疊咏歎，凡波瀾四層，急發緩收，文章妙格。

文有一步緊一步者，亦有一步寬一步者。一步緊一步，則有精力；一步寬一步，則饒風態。如此篇開口一句不仁者可與言哉，何等嚴緊，忽轉一句云：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，死中求活，更

爲得勢。

不仁字面，起段兩見，以後更不復出。凡文字，有丟開不照管者，定屬高手。

孟子曰：『桀、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，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民之歸仁也，猶水之就下，獸之走壙也。故爲淵、馘魚者，獺也；爲叢、馘爵者，鷓也；爲湯、武、馘民者，桀與紂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爲之馘矣，雖欲無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。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』詩云：「其何能淑？載胥及溺。」此之謂也。」

以仁字作骨，斷續出沒，草裏蛇眠。

就下走壙，馘魚馘爵，七年病，三年艾，風藻滿把。

虛領起仁字。

一喻未了，又生一喻，前喻民上，生後喻君上，生用倒勢。

入時事，精神鼓舞。

以富國引起善戰。

率土地而食人肉奇語。

罪不容於死，一句住。

四句平說。

四句串說，側重守身。

無端及此，全是天機。

孟子曰：『求也爲季氏宰，無能改於其德，而賦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『求，非我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』由此觀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棄於孔子者也。況於爲之強戰？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，故善戰者服上刑，連諸侯者次之，辟草萊，任土地者次之。』

發端奇，入題奇，洗發奇，斷制奇，波瀾奇。最奇尤在況於爲之強戰一句，矯健異常。

欲說強，先說富，似比似興，頓挫優柔。

孟子曰：『事孰爲大？事親爲大。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聞之矣。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未之聞也。孰不爲事？事親，事之本也。孰不爲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。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，將徹，必請所與。問有餘，必曰有。曾皙死，曾元養曾子，必有酒肉，將徹，不請所

蘇云：一句結。

與。問有餘，曰亡矣。將以復進也。此所謂養口體者也。若曾子，則可謂養志也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。」

前半反覆覆，凡三層，開合盡致。後半請出曾子，不言守身而守身已躍然。水月鏡花，誰與共賞？

起三層，前後合璧，中間串珠，又是一格。養曾皙兩段似將沒緊沒要事，瑣瑣細敘，卻又不是沒緊要。太史公嘗竊其法，敘完總斷兩句，先斷曾元，後斷曾子，此倒捲也。結句另起一頭，不局定上文，所包者遠。

前半議論，後半敘事，若忽然各自成片，布格甚奇。突入曾子，來路奇，不打轉守身，去路奇。

孟子曰：「天下大悅而將歸己，視天下悅而歸己，猶草芥也，惟舜爲然。不得乎親，不可以爲人；不順乎親，不可以爲子；舜盡事親之道，而

瞽瞍底豫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，此之謂大孝。』

第一筆云天下大悅而將歸己，不知說何處話。第二筆云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，又不知說何處話。至第三筆惟舜爲然，纔倒跌出，此起法之絕奇者。末說到天下化，天下定，只是了得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一句。留下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一句撇在言外，不曾說出，結法之絕奇者。

瞽瞍底豫而天下化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，大論創獲，文章至此，方可言闕中肆外。

不得乎親四句，作空翻看，更覺煙波無盡。於上文又有脫卸，於下文又見跌宕。

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爲愈己，於是殺羿。孟子曰：

羿有罪，一句意盡。

公明儀曰：往反作波。

陡然而來。

追我者誰不說出。

吾生矣，不說出。

其取友必端，更不說盡。

陡然而住。

「是亦羿有罪焉？」公明儀曰：「宜若無罪焉。」曰：「薄乎云爾，惡得？」

無罪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，衛使庾公之斯追之，子濯孺子曰：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吾死矣夫！」問其僕曰：「追我者誰也？」其僕曰：

「庾公之斯也。」曰：「吾生矣。」其僕曰：「庾公之斯，衛之善射者也，

夫子曰：吾生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庾公之斯，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，學

射於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」庾公之斯至，曰：「夫子

何爲不執弓？」曰：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」曰：「小人學射於尹

公之他，尹公之他，學射於夫子，我不忍以夫子之道，反害夫子。雖然，今

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廢。」抽矢扣輪，去其金，發乘矢而後反。」

兩段一形一影，若斷若續，若開若合，而精神緊緊注射，不消添設一

語。

語。

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，一篇大意，在此三句洩出，

羚羊挂角，無迹可尋。

每以逆筆作勢，極善頓挫。凡文章能用逆筆，則勢自險。何謂逆筆，公明儀曰：宜若無罪焉。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吾死矣。夫庾公之斯，衛之善射者也。夫子曰：吾生何謂也。今日之事，君事也。我不敢廢，如此等句，皆逆筆也。最妙者到盡頭，猶著今日之事一轉，活裏死，死裏活，尤爲險絕。

敘子濯孺子一段，瑣瑣細細，愈多愈妙。太史公嘗竊其法。

孟子曰：以下，三筆三轉，擒而復縱，縱而復擒，以相背句見態。

孟子曰：『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；愛人者人恆愛之，敬人者人恆敬之。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；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禮矣，其橫逆由是也；君子必自反也，』

蘇云：忽然起波。

君子有終身之憂二句，繳上就滾下去，又分憂患作二段，滾下又就繳上。

結句洒然欲飛。

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，其橫逆由是也；君子曰：「此亦妄人也已矣！此則與禽獸奚擇哉？於禽獸又何難焉？」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憂則有之，舜人也，我亦人也，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我由未免爲鄉人也，是則可憂也。憂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！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，非仁無爲也，非禮無行也，如有一朝之患，則君子不患矣。」

單句提起，次變走馬三疊，次變一滾三疊，如黃河之水，自積石龍門一決而下，波浪澎湃，觀者駭愕。三自反寫竟，已是百尺竿頭，又轉出「憂患」二字，分作兩段，寫其未盡之意，不痛快淋漓不已。突入大舜，尤爲天外飛來。

欲言橫逆，先言恆愛恆敬，頓挫有勢。欲言如有一朝之患，君子不患，先言無一朝之患也，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，又頓挫有勢。

禹思天下，雙來單受。
禹稷，顏子單來雙受。
今有同室，正來喻接。
只用以句，表出禹稷心事，顏子已瞭然，更不必說。

禹、稷當平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孔子賢之。顏子當亂世，居於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其樂，孔子賢之。孟子曰：「禹、稷、顏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由己飢之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顏子，易地則皆然。今有同室之人鬪者，救之，雖被髮纓冠而救之，可也。鄉鄰有鬪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，則惑也，雖閉戶可也。」

凡五層：一層立案，二層斷制，三層寫意，四層重斷，五層譬喻。首尾四層，都是排體，中間單插禹思天下一段，摹寫禹、稷心事，藏卻顏子一邊不說。而說顏子處，就寄在說禹、稷裏面，躍躍逗出，半面美人，臨鏡獨舞。

所重在顏子，常手作文，定於所重處著力，高手作文，往往於所重處，半含半吐，甚則不欲一字觸著。如此篇，所謂不欲一字觸著者

也。

本意講完，突出同室一段，文外煙波，蕩人精魂。

上二節敘事，末節論斷，上節兩先生已爲師字伏案，次節做字君字已爲臣字伏案。

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『寇至，盍去諸？』曰：『無寓人於我室，毀傷其薪木。』寇退，則曰：『修我牆屋，我將反。』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『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，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，寇退則反，殆於不可。』沈猶行曰：『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猶有負芻^{初音}之禍，從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與焉。』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。或曰：『寇至，盍去諸？』子思曰：『如偁去，君誰與守？』孟子曰：『曾子、子思同道，曾子師也，父兄也，子思臣也，微也，曾子、子思易地則皆然。』

與禹、稷章參看，禹、稷章奇格，此正格。前兩段敘事，是太史公合傳。末段斷制，是太史公論贊。雖滅沒不逮禹、稷篇，而伸縮變化，具見體裁。留之一字，文訣也。看他二段敘事，都不說出所以然。

此篇佳處，在武城段點染許多沒要沒緊閒情冷景。其最佳處，

尤在沈猶行一段謎語。

四語疊見，只隔六字，然不覺冗複，是其運筆妙處。

三字前意，俱在卻不覺略。

轉作斷語，簡潔，韓、柳諸傳多用此。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『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，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，而未嘗有顯者來，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。』蚤通早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徧國中無與立談者，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，不足，又顧而之他，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『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！』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，而良人未之知也。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由君子觀之，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幾希矣！

前段本是譬喻，化在正講；末段本是正講，化作斷詞；移賓作主，移主作賓，其格甚靈。

而良人未之知也，由君子觀之，二句呼應有神。

今若此以下，如劍拔弩張，鳳翔龍躍，而良人未之知也一轉，尤覺神乎其神。

萬章篇

萬章問曰：「舜往于田，號泣於旻音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」孟子曰：

「怨慕也。」萬章曰：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，然則

舜怨乎？」曰：「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：『舜往於田，則吾旣得聞命矣，號

泣於旻天，於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』公明高曰：『是非爾所知也。』夫公

明高以孝子之心，爲不若是愬，我竭力耕田，共爲子職而已矣！父母之

不我愛，於我何哉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事舜於畎

畝之中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。爲不順於父母，如

曲折辯難。

本要原舜意，卻解公明高意水

月鏡花。

帝使其子云云，

陡接天下之士

云云，抵讖注。

反復重疊，愈不厭如眺層巒，但見蒼翠。

結得悠然。

窮人無所歸。天下之士悅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憂。貴人之所欲，貴爲天子，而不足以解憂。人悅之好色富貴，無足以解憂者；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人少，則慕父母，知好色，則慕少艾，有妻子，則慕妻子，仕則慕君，不得於君則熱中。大孝終身慕父母；五十而慕者，予於大舜見之矣。」

何爲其號泣也，則吾不知也，是非爾所知也，於我何哉，只此發端處，幾重謎語，已自煙波撩人。當日歷山一泣，不但天下後世人不能代爲之解，在舜當日原自不能知，不能解。惟其不能知，不能解，所以爲怨慕。不但往田之日，是箇怨慕，直至有天下爲天子之日，總是這箇怨慕。窮天罄地，極古今來人情世態，左磨右勘，總形容這箇怨慕不出。一部離騷，從此結胎。

怨慕二字，豎起一題，可謂沈鬱之至。迺其行文，卻運得如許壯麗，如許飛舞，豈非神筆。

曰帝，曰天下之士，曰人之所欲，曰人少，都是起照。曰帝使其子云云，曰帝將胥天下而遷之，曰人悅之好色富貴，都是起用。照用雙影，宜乎有神有色，有氣有勢。

人字是一篇丹頭，本說舜，卻說人，人字層見，養出大孝終身慕父母一句來。

須看其陡開陡合處，凡四開四合，俱開得極闊，收得極緊。然則舜怨乎，來路本緊，接以長息問於公明高，開得何等闊。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，收得何等緊，接以帝使其子云云，開得何等闊。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，收得何等緊，接以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，開得何等闊。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，收得何等緊，接以人少云云。

開得何等闊。結以大孝終身慕父母，收得何等緊。

通篇駕空飛行，不下一實筆。

如何爲怨慕，孟子說不出，託之公明高，公明高說不出，又費孟子重譯一番，此何等樣筆法。但粗淺言之，則代法也。孟代公明高意中語，借公明高代舜意中語，婉轉玲瓏，七穿八透，真是無上神品。

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一段，陡現神通，光怪陸離，篇中之獨拔也。如窮人無所歸，已自截斷，下文天下之士云云，起頂開說，不安不順，父母句，突下四箇不足解憂，直是天馬行空。到惟順於父母句，方始跌破，梅花倒插，此種筆路，極是迷人，又極動人。

人少段，又變出一層波瀾，上分開，此分架。

萬章問曰：『詩云：「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」信斯言也。宜莫如舜，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告則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

信斯言也句，有頓挫。一句陡截，大奇，下起議論。

帝之妻舜而不
告亦奇。

也。如告，則廢人之大倫，以懟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」萬章曰：「舜之不告而娶，則吾既得聞命矣，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？」曰：「帝亦知告焉，則不得妻也。」萬章曰：「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，使浚井，出從而揜之。」象曰：「謨蓋都君，咸我績，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朕，張朕，二嫂使治朕棲。」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琴，象曰：「鬱陶思君爾。」忸怩。舜曰：「惟茲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」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？」曰：「奚而不知也？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」曰：「然則舜僞喜者與？」曰：「否。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「始舍之，圉圉焉，少則洋洋焉，攸然而逝。」子產曰：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」校人出曰：「孰謂子產智，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」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；彼以愛兄之道來，故誠信而喜之，奚僞焉？」

問舜之不告而娶，可也，妻舜不告一問，豈不詫異。開章說娶妻，不幾句忽轉一局，不是說娶妻，豈不詫異，完廩段，生峭絕倫，使人耳目一易。生魚段，字字飛動，又使人耳目一易，如異山異水，煙雲徑路，無一不異。此種異文，使人讀之，脫書卷氣。

一不告而娶，一象喜亦喜，截然兩開，氣脈自貫，與思狂士章同格。

完廩段，問繁答簡，生魚段，問簡答繁。

生魚一引，與本事絕不相倫，所以爲奇。

萬章問曰：『象日以殺舜爲事，立爲天子，則放之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封之也，或曰放焉。』萬章曰：『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殺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，有庠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？在他人則誅之，在弟則封之。』

就此二句，又生

一折。

結上生下。

仁人句絕，下文

筆杪流煙。

富貴句絕，下文
筆抄流煙。

故謂句絕，下文
筆抄流煙。

曰：「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親愛之而已矣！親之欲其貴也，愛之欲其富也，封之有庠，富貴之也。身爲天子，弟爲匹夫，可謂親愛之乎？」敢問或曰：「放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象不得有爲於其國，天子使吏治其國，而納其貢稅焉，故謂之放，豈得暴彼民哉？雖然，欲常常而見之，故源源而來，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，此之謂也。」

封之也或曰放焉，七字爲句，折腰體也。本是一套無兩事，萬章卻分出兩箇問頭，孟子只是歸到親愛一路，正惟一箇要分作兩路，一箇要併做一路，而文之滅沒奇崛，遂從此生。

萬章前一問，內藏兩案，均一不仁，而或誅或封，一案也。有庠奚罪，又一案也。孟子只把封弟一著說明，留下有庠奚罪一案不說。問之所有，答之所無。後一問只是一箇放字，孟子既把放字辨明，急用雖然一轉，仍繳到親愛上去，且源源而來，常常而見，一段話頭，又是

補前意所不到，問之所無，答之所有。

有庠之人奚罪焉，於前段遙遙一呼，豈得暴彼民哉，於後段遙遙一應，斷續滅沒，灰線草蛇。

仁人固如是乎，上意已完，加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二句；封之有庠富貴之也，上意已完，加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三句；故謂之放，上意已完，加豈得暴彼民哉一句；都是餘波蕩漾。

蘇云：引語以明事舜南面而立，接得陡。

文勢先合急辨，勢遺下警賤，又生一折。

蘇云：引經以辨疑。

咸丘蒙問曰：「語云：『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』」舜南面而立，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，舜見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「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」不識此語誠然乎哉！」孟子曰：「否。此非君子之言，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」堯典曰：「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，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」孔子曰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」舜既爲天子矣，又帥天下諸侯，以爲堯

蘇云引經以明
事。
蘇云引經以決
疑。

孝子之至四句，
駁論到此上題。

連引詩書，餘音
嫺嫺。

三年喪，是二天子矣。』咸丘蒙曰：『舜之不臣堯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』詩云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而舜既爲天子矣，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？』曰：『是詩也，非是之謂也。勞於王事，而不得養父母也。』曰：『此莫非王事，我獨賢勞也，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』雲漢之詩曰：『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。』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。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，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爲天子父，尊之至也，以天下養，養之至也。詩曰：『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』此之謂也。書曰：『祇載見瞽瞍，夔夔齋栗，瞽瞍亦允若。』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。』

雄辨確據，錯落紛披，直至滿盤掃空，令人口塞。末忽將起段，抽出一句放活，所謂棋無盡殺，看到此令人欲飛。

辨臣堯處，開口急將堯老舜攝一句送過，然後從容引書引孔

翻新出奇。

將示字換他命字妙。

以上泛論。

繳應起處。

子語，印證舜攝二字。辨臣瞽瞍處，且不提起孝子事親事，儘興將讀詩之法，縱論一番，極其痛快，然後收迴本旨。一先實後虛，一先虛後實，雄辨之中，節以閒神。

萬章曰：『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』孟子曰：『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』『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』曰：『天與之。』『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』曰：『否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曰：『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？』曰：『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；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；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故曰：『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』曰：『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』曰：『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人與之，故曰：『天子不能』

應天字。

又正徹天字。

又反徹天字。

以天下與人。舜相堯，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爲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；謳歌者，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故曰：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秦誓曰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」此之謂也。」

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立案，仍以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了案，此正文也。舜相堯以下，則文外波瀾也，正文中許多層折，卻清空一氣，了無指實。而當年情事，盡留在波瀾中，點染顏色，虛虛實實，布格靈變。

前半隨問隨答，層層折折，煙波縹渺。舜相堯以下，敘一兩句，隨斷一兩句，蕭蕭疏疏，如寒鴉數點，流水孤村，別是一種風致。

天子能薦人於天一段，勢如天馬行空，是此篇大開局處。

第四轉中，只明第三轉語，此近鎖也。第五轉中，又倒明第一轉語，此遠鎖也。

舜相堯一轉，水窮雲起，別轉出一段議論，是問目所未及，而居堯之宮，忽作反勢一掉，矯矯如舞鶴之盤空。

天與賢四句開局。

此言天與賢之事。

此言天與子之事。

就君之子開說。

復疊二句。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『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』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也。天與賢，則與賢；天與子，則與子。昔者舜薦禹於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天下之民從之，若堯崩之後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，七年，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。朝覲訟獄者，不之益而之啓，曰：『吾君之子也。』謳歌者，不謳歌益而謳歌啓，曰：『吾君之子也。』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，歷年多，施澤於民久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，益之相禹也，歷年少，施澤於民未久，舜禹益相去久遠，其

唱歎得神。

明言天不與益。

明言天不廢啓。

只以孔子語結
更高。

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！莫之致而
至者，命也！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薦之者，故仲尼
不有天下。繼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廢，必若桀紂者也。故益伊尹，周公不
有天下。伊尹相湯，以王於天下，湯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太
甲顛覆湯之典刑，伊尹放之於桐，三年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，於桐處仁
遷義三年，以聽伊尹之訓己也，復歸於亳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猶益之於
夏，伊尹之於殷也。孔子曰：「唐虞禪，夏后殷周繼。」其義一也。」

前半以舜禹之有天下形益，後半以仲尼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形
益，前半尚遊方之內，後半全是遊方之外，插入仲尼尤爲天外一峯。
天與賢四句開局，至皆天也四句了案，此正文也。匹夫以下五
段，則文外波瀾也。大概兩轉局，與與舜篇同。但前篇前虛後實，此篇
前實後虛，各具一勢。

本論禹、益、忽及朱、均、忽及仲尼、忽及桀、紂、忽及伊尹、周公、忽總收起益、伊尹、周公、忽將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一併收起、忽伸忽縮、忽分忽合、其鬼神於文者乎。

丹朱一段，以舜、禹、益反覆較論，極錯綜穿插之勢。且文情酣暢，更無贅義，至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已了。上案匹夫一轉，絕處逢生；自此以下，若斷若續，愈出愈奇。

蓋云一句起下，分兩意承。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：『伊尹以割烹要湯。』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而樂堯、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祿之以天下，弗顧也。繫馬千駟，弗視也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湯使人以幣聘之，囂囂然曰：『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？』我豈若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、舜之道哉？」湯三使往聘之，旣而幡然改曰：『與我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、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爲

語帶飄揚。

一排三句。

從天生民說起，
倒折上身來，便
得勢，結用反掉
又得勢。

句法跌宕。

堯、舜之君哉？吾豈若使是民爲堯、舜之民哉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，非予覺之而誰也？」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被堯、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！故就湯而說之，以伐夏救民。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，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？聖人之行不同也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潔其身而已矣！吾聞其以堯、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伊訓曰：「天誅造攻自牧宮，朕載自毫。」」

以堯、舜二字，豎起一題，就把堯、舜二字，直貫到底；每一轉幻出一境，百萬樓閣，憑空飛來。

若質言之，只是湯三往聘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兩句便了，此把就湯一句，立定骨子。此句以上，俱在題前布勢。此句以下，全

是文外戲弄煙波，神龍威鳳，把捉不得。

總是借伊尹發明吾輩出處鄭重耳，不必伊尹當年有其事，有其語，古人著書，往往借題寫意。

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，是虛接法，聖人之行不同也，又是虛接法。此虛接法，最是文家三昧。虛接者，上下文皆實境，中間用幾筆作虛渡勢，作家得之，使讀者一唱三歎，流連往復而不能已。如就湯而說之，以伐夏救民之下，分明可接入未聞有割烹要湯之事矣。蓋上下文情緊相接應，已如磁針相引，乃卻多轉幾筆，然後折入未聞割烹句，故謂之虛接法。比如主司城貞子下，儘可接入若孔子句，偏於氣脈緊相湊合處，忽插吾聞觀近臣二句。

萬章問曰：『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，有諸乎？』孟子曰：『否，不然也，好事者爲之也。於衛主顏雝由，彌子之妻，與子路』

蘇云：一折。

繳命字。

蘇云：對承。

蘇云：又一折。

之妻，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：「孔子主我，衛卿可得也。」子路以告，孔子曰：「有命！」孔子進以禮，退以義，得之不得，曰：「有命！」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是無義無命也。孔子不悅於魯衛，遭宋桓司馬，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。是時孔子當阨，主司城貞子，爲陳侯周臣。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，觀遠臣以其所主，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何以爲孔子？」

於衛主顏讐由，一句了當，突地風波。就手又起二證，一以不主彌子證，一以主司城貞子證。而癰疽瘠環不待奏刀，已自砉然，可見好文字，多是離燈取影。

引顏讐由，引彌子，就以衛事辨衛事，絕妙機鋒，不離本色。不悅魯衛一轉，奇峯飛來，篇中獨拔。

萬章問曰：「或曰：『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，五羊之皮食牛，以

原敘法。

知虞公云云，接法緊。

憑虛立論。一句一轉。

凡四點智字，兩點賢字，極錯綜變化之妙，直如團花簇錦，令人滿目迷離，千古奇觀。

要秦穆公信乎？』孟子曰：『否，不然，好事者爲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晉人以垂棘之璧，與屈產之乘，假道於虞以伐虢，宮之奇諫，百里奚不諫，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。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，可謂智乎？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舉於秦，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？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不賢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？』

不於要秦穆置辨，只以去虞霸秦兩節事，反覆低徊，看來孔子所主篇，一味起照，此篇兼起照起用，孔子所主篇，在題左題右著筆，此篇在題前題後著筆，總無一句墮窠臼中，合看二篇，文章之事，思過半矣。

晉人假道一段，去本問絕遠，卻漸說向本事來，正在有意無意

不卽不離之間，因悟絕不相干故事，一經妙手，皆成作料。絕無考據題目，一味白戰，皆可撰出一篇妙文，天下原自無枯題也。

所辨者干秦穆也，錯綜紛披，幻出六層文字。首層急點出此意，下數層俱淺放過，第六層又急點出，蜻蜓點水，或著或不著，尤須於淺放過處，看其戲弄煙波。

百態橫生，使人心目無主，察其文情，只從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句生出，可見縹渺恍惚文字，不是一味用意思人，可以邀倖一筆。

孟子曰：「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，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伊尹曰：「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治

此節暗伏箇任字。

此節暗伏箇和字。

此節收處再加孔子也一結，便含三聖不足語此意。

此節以樂喻。

此節以射喻。

結處頗有鏡花水月之觀。

亦進，亂亦進。」曰：「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，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」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、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柳下惠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，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，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挽我哉？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孔子之去齊，接淅而行；去魯，曰：「遲遲吾行也，去父母國之道也。」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處而處，可以仕而仕，孔子也。」孟子曰：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；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譬則巧也，聖譬則力也，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爾力也，其中非爾力也。」

前以三聖人影孔子，借照於人。後以樂與射影孔子，借照於物。多方形容，宛然形容不出，此爲妙於形容。

四聖人平列四案，各以一字斷之。再提起孔子特說，不復繳出三聖人，而隱隱隆隆，總在裏許。從來孔子贊，此爲第一，曰神奇，宰我次之，曰簡老，子貢又次之，曰正大，有若又次之，曰恣肆，又次則太史公世家贊，曰淡遠，中庸祖述篇又其次矣，曰奇在一結。

只不挾貴一條，
生出二條襯貼。

三人予忘，脫酒
之極。

語有風韻。

此條以述語代
敘事。

萬章問曰：『敢問友？』孟子曰：『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，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：樂正裘、牧仲，其三人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五人者，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；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。費惠公曰：『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，吾於顏般，則友之矣。王順、長息，則事我者也。』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

孟獻子不挾貴

一。

費惠公不挾貴

二。

晉平公不挾貴

三。

帝館甥不挾貴

四。

蓋不敢不飽，文

勢至此一歇下

乃轉入至處。

繳應友德。

恭也，一折。

尊者賜之，二折。

有之。晉平公之於亥唐也。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，雖蔬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。然終於此而已矣，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祿也。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。舜尙見帝，帝館甥于貳室，亦饗舜，迭爲賓主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用上敬下，謂之貴賢；貴賢尊賢，其義一也。

斷制者，文章之殺氣也。此文起繳過遞，常帶斷制，所以骨節都響。

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，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，俱躍躍欣賞之詞。至然終於此而已矣，一折，忽然劈面打下，真是虎威叵測，龍性難馴，誰敢捋其鬚，批其鱗乎？萬章問曰：「敢問交際何心也？」孟子曰：「恭也。」曰：「卻之卻之爲不恭，何哉？」曰：「尊者賜之曰：『其所取之者，義乎？不義乎？』而後受之，以是爲不恭，故弗卻也。」曰：「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曰：『

其交以道，三折。

曰不可，四折。

子以爲有王者
作，五折。

又就孔子生，一
折。

其取諸民之不義也。」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？」曰：「其交也以道，其交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。」萬章曰：「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？」曰：「不可。康誥曰：『殺越人于貨，閱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讞。』是不待教而誅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辭也。於今爲烈，如之何其受之？」曰：「今之諸侯，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，苟善其禮際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問何說也？」曰：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？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，盜也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孔子之仕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，獵較猶可，而況受其賜乎？」曰：「然則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與？」曰：「事道也。」「事道奚獵較也？」曰：「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」曰：「奚不去也？」曰：「爲之兆也，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而後去，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，有際可之仕，有公養之

蘇云：整齊平正結。

仕。於季桓子，見行可之仕也；於衛靈公，際可之仕也；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。』

總是要發明士君子行道苦心耳。不得此幾拗，則畢世寫不出，可見拗之一字，用處最大。

受交際何心也，事道也，爲之兆也，卻不一句說破，一路層層折，翻花滾浪，恣其文情，然後從翻花滾浪中，躍出此意，以正旨寄客位，活如游龍。

此文無數轉折，卻一氣直下，合問答看，迺得其反覆激昂之勢。

娶妻非爲養也，是祇繳接法。

蘇云：對結下字，而有次第。

孟子曰：『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。娶妻非爲養也，而有時乎爲養。爲貧者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。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，孔子嘗爲委吏矣。曰：「會計當而已矣！」嘗爲乘田矣。曰：「牛羊茁壯長而已矣！」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；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恥也。』

正意只立朝道不行一句，前面全不說出，反將爲貧而仕，疊疊恣說，意本如此，而文卻如彼。至末句一躍而出之，覺以前句句都是擊射此句，真腕下有神。

萬章曰：『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不敢也。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。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。』萬章曰：『君餽之粟，則受之乎？』曰：『受之。』『受之何義也？』曰：『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』曰：『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？』曰：『不敢也。』曰：『敢問其不敢何也？』曰：『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，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爲不恭也。』曰：『君餽之，則受之，不識可常繼乎？』曰：『繆公之於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餽鼎肉，子思不悅，於卒也，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。』曰：『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』蓋自是臺無餽也。悅賢不能舉，又不能養也，可謂悅賢乎？』曰：『敢問國君欲養君子，如何斯折。』

不託句，一折。
餽之句，二折。
受之何義句，三折。
固周之句，四折。
敢問其不敢，五折。
餽之則受，六折。

敘事代議論。

可謂悅賢句，是
不了語。
欲養君子句七
折。

忽又轉入前意，
烟波迴環。

堯之於舜，句入
折。

結得斬截。

可謂養矣？」曰：「以君命將之，再拜稽首而受；其後廩人繼粟，庖人繼肉，不以君命將之。子思以爲鼎肉，使己僕僕爾亟拜也，非養君子之道也。堯之於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。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養舜於畎畝之中，後舉而加諸上位，故曰：「王公之尊賢者也。」」

篇凡八折，自一折至五折，全用退一步法，一毫不露圭角。至第六折中，放出子思不悅一段，稍稍露出圭角，然但言魯繆公失養賢之道，不言養賢應當如何，仍是忍住一半，不欲說出。至第七折中，方說養賢之道，然只說得養賢，未及尊賢，仍是忍住一半，不欲說出。至第八折，不因問頭，自起一項，提出堯之於舜來，方是正論王公尊賢，將欲揚之，必固抑之，文之沈鬱頓挫者也。

前五折，說士守禮，把士壓在地下。後三折，說君尊賢，把士擡在天上，而轉換處不見痕迹，讀之但覺詭譎異常。

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到此處在他人定要露出身分來了，仍不與他決破，最是文章祕密機軸。

不識可常繼乎，只一句過到君上去，如月移花影，使人不知不覺，極是轉局妙境。

子思不悅，子思不受，上段說過，卻留下子思以爲鼎肉一段意思，於隔段中了案，可悟斷續出沒之妙。

萬章曰：『敢問不見諸侯，何義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於諸侯，禮也。』萬章曰：『庶人，召之役則往役，君欲見之，召之則不往見之，何也？』曰：『往役，義也；往見，不義也。且君之欲見之也，何爲也哉？』曰：『爲其多聞也，爲其賢也。』曰：『爲其多聞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況諸侯乎？爲其賢也，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。』繆公亟見於子思曰：『古千乘之國』

文勢激昂，就答語折一句詰與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句法同。

引子思爲明士不可召本色證尤明。每句一上一下。千乘之君一句峻承。

孔子奚取，倒插梅花。

文勢未絕，就中又轉。

況乎句振起，黏上賢人字。

黏門字，黏路字。

與不傳實，爲臣暗應。

以友士，何如？」子思不悅曰：「古之人有言曰：『事之云乎？』豈曰友之云乎？」子思之不悅也，豈不曰：「以位則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？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與我友？」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況可召與？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」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」曰：「敢問招虞人何以？」曰：「以皮冠，庶人以旃，士以旂，大夫以旌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。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？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夫義，路也，禮，門也，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門也。」詩云：「周道如底，其直如矢，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」萬章曰：「孔子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，然則孔子非與？」曰：「孔子當仕有官職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」

通篇以德位二字作主張，德字是正旨，位字是借作波瀾。然篇中起

伏抑揚，全是取位字爲主。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諸侯，一抑。往役，二抑。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，三抑。虞人不敢受大夫之招，庶人不敢受士之招，四抑。君命不俟駕，五抑。此五抑皆從位字上生得，此五抑，遂使一篇文字，詭譎變化，入地出天，神品神品。

文字有權有實，有縱有奪，自然上下抑揚，勢如生龍活虎。至於一篇之中，變態屢呈，此文尤爲獨步。

開章至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，正文已竟；下文隨證隨解，都是文外波瀾。引子思，本色證也；引虞人，格外旁引也。本色證明，格外旁引。幻明則知其來路，幻則不知其來路矣。兩引證下，俱有重加洗發之法。子思段，就子思言下，洗發子思言下之意，不離本色。虞人段，不洗發虞人意，從孔子贊虞人言下，洗發孔子贊虞人之意，則於格外之中，又幻出格外矣。子思段，洗發子思意畢，急以而況可召與一句

鎖住。虞人段，洗發孔子意畢，且不關鎖住，再生出敢問招虞人何以一轉，則又不知幻向何處去矣。問招虞人何以，答以皮冠，亦自可了，無端添出庶人以旃三句，更說遠了，不期一筆兩筆，又就收迴本旨，免起鶻落，杳無去路來路，而諦觀之，離而能合，斷而可接，常於此玩其空轉之妙。

老蘇批子思段本色證尤明，謂其比旁引虞人較爲明切，使後人易學耳。若論文法，虞人段奇幻飄渺，當更勝。然一明須一幻，一幻須一明，二者不可缺一。

欲見賢人以下，已是餘波詠歎。孔子君命召一轉，更是水窮山盡處，又現出一水外水山外山，結句不結之結，水月鏡花，悠然無盡。

告子篇

兩層出落，有風度。

語有擒縱抑揚之致。

前四句活，末二句煞。結得斬截。

兩層出落。入正意宕漾。人無有句念應。今夫水硬折。是豈句振起。

告子曰：『性猶杞柳也，義猶栝櫨也，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栝櫨。』孟子曰：『子能順杞柳之性，而以爲栝櫨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櫨也，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櫨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』

奪他一爲字，來換卻戕賊字，便自機鋒逼人。

爲則不順矣，只一順字，輕輕點化，意已躍如，所謂引而不發。

句法嫩柳臨風，章法亦復嫩柳臨風。

總不說破如何爲仁義，故得如許戲弄煙波，此文情所自生也。

告子曰：『性猶湍水也，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』孟子曰：『水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，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頽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，是豈水之性哉？』

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

告主橫，孟主縱，機鋒相錯，電擊星馳。

決東則東，決西則西，告子論性，早已落於勢了，若云此勢也，非性也，便一口說完，那得如許飛舞。

方說水無不下，就著水有不下，硬生一折，雪屋銀山，不可逼視。

三反覆如層崖
斷岸。

告子曰：『生之謂性。』孟子曰：『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』

曰：『然。』『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，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與？』曰：

『然。』『然則犬之性，猶牛之性，牛之性，猶人之性與？』

獅子滾毬，不離不著，而毬中獅子，躍躍欲吐。

胸中徹極，筆下活極，徹而活，故言外有言，活而徹，故短言可當

長言，無言可當有言。

閒閒詰問，總不與他說破。凡文字惟不說破，最是令人起悟。

告子曰：『食色，性也，仁內也，非外也，義外也，非內也。』孟子曰：『何以謂仁內，義外也？』曰：『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，猶彼白而我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，故謂之外也。』曰：『異於白馬之白也，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，不識長馬之長也，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？且謂長者義乎？長之者義乎？』曰：『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。是以我爲悅者也，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，是以長爲悅者也，故謂之外。』曰：『耆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，夫物則亦有然者也，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』

告子說道理，孟子卻不與他說道理，浪滾花翻，風無色相。

食色句，本非埋伏末段，卻似埋伏。嗜炙段，本非照應首句，卻似照應。有意無意之閒，天機湊拍。

白雪章，疏梅見點，白馬章，海棠半綻。

行吾敬句，截住。

水窮雲起。

輓轉開台。

以上四章，告子之論，居然印泥畫沙，了無疑問。他一生不得勿求病痛，抖底畫出，然躍馬橫戈，屢敗屢進。孟之告，莊之惠也。惠與告皆郢人之質乎，其質不死，其喙長鳴。敵乎，鄰乎，壯哉！

孟子之論，就窠打劫，全不起爐作竈。

孟季子問公都子曰：「何以謂義內也？」曰：「行吾敬，故謂之內也。」
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誰敬？」曰：「敬兄。」
「酌則誰先？」曰：「先酌鄉人。所敬在此，所長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」
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「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」
彼將曰：「敬叔父。」
曰：「弟爲尸，則誰敬？」
彼將曰：「敬弟。」
子曰：「惡在其敬叔父也？」
彼將曰：「在位故也。」
子曰：「在位故也。」
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」
季子聞之曰：「敬叔父則敬，敬弟則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」
公都子曰：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，然則飲食亦在外也。」

兩人機鋒相錯，浪滾花翻，使人目迷。

往應之曰：「在位故也。」一語已足，迺故翻出敬叔父乎一段來，分明仍是伯兄一段說話，改頭換面耳。然使人目迷心亂，不覺墮入彀中全在此。

伯兄段，機頭已斷，另換新機，文家三昧。

只此一問，便自
風發泉湧，雲蒸
霞變。

乃所謂善，句法
優柔，加下二句，
更覺優柔。
蘇云：波瀾。
蘇云：再盤。

公都子曰：「告子曰：『性無善，無不善也。』或曰：『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，是故文、武興，則民好善，幽、厲興，則民好暴。』或曰：『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，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，以紂爲兄之子，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，王子比干。』今曰：『性善。』然則彼皆非與？」
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也。恭敬之心，禮也。是

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」詩曰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」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」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」

諸子說性，孟子不輕易與他說性，且與他言情，言才。性，根也。情，萌芽也。才，生意也。惻隱之心八句，畫出箇萌芽來，惻隱之心仁也。以下畫出箇生意來。至末節物則秉彝等語，方逗漏到根上，一篇機軸全是用逆。

以不深入，故筆陣得以疏落擺脫乃爾。末段幾入理窟矣，然看來孟子竟不曾著一筆，只是引詩，只是引孔子說詩，且孔子又只是以詩說詩，不曾於詩外另設一筆，理學風流，逸韻翩翩。

本是說善，卻著若夫爲不善二句，或相倍蓰二句，以不善逼出

善來，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蘇云：以非殊字，變作同字，又以同變似字，一轉精神燦然。雖有不同句反轉。欲單搶先拓開。

添出數句作波瀾。

不云至於色變文。

至於心方入本意。

孟子曰：『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粳麥，播種而耰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淳然而生。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，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，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與我同類者，故龍子曰：「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蕢也。」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於味，有同耆也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。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。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，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：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耆焉。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。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

應聖人同類。

又以口字結。

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；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！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

從麤麥說起，引到凡同類上，從凡同類引到人上，到了人上，從足說起，引到口上，從口引到耳上，目上，從口耳目引到心上，抽蕉剝笋，鬆脆可愛。

同字是篇骨，卻乃從麤麥處，躍出幾箇同字來，如此伏案法，匪夷所思。

龍子段，沒緊沒要，最是襯貼佳境，看古文須著眼此等處。

聖人與我同類一提，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應，開閣極大。

虛提與我同類一句，至末方點出心之同然，極有含蓄。

故曰口之於味數句，再數一遍，似複似贅，妙有敲打，獨無所同。

然乎，所同然者何也，連用兩句虛喚，風流欲絕。

老蘇於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句，批徑接二字，爲上文有雖有不
同一曲，故此不嫌於徑。又下文有無數波折，故此更不嫌於徑，所謂
緩脈急受也。故龍子曰以下，又是急脈緩受，故批徑接二字於中，則
前後緩脈曲勢，俱此二字影出。自起而轉而又轉，到至於心句，如層
巒疊嶂，瓌翠插天，口耳目三段，連山斷嶺，一段一變。獨口之於味段，
一往一復，峯勢紆迴。耳目兩段，一正收，一反掉，各自成勢。而奇絕處，
又在故曰一束，各段至此聚齊，然後跌落至於心三字，如萬弩齊到。
故蘇評云：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，斡轉筆力萬鈞。

一篇凡十四同字。

孟子曰：『牛山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爲
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之生焉。牛羊又從而牧

首句突起，語有頓挫。
兩段對說，感慨有味。

上下收放。

楷之反覆，是進一步。

苟得其養四句總。

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；旦旦而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！則其旦晝之所爲，有梏亡之矣！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；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！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「操則存，舍則亡。」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惟心之謂與！」

從嘗美說到不美地步，文氣已頹矣。得是其日夜云云，一筆振起，從萌蘖之生說到濯濯地步，文氣又頹矣，又得人見其濯濯一筆振起，蕩夷之中，抑揚秀拔，非大手筆不能。

通篇之妙，全在上下收放四字，所謂雙關文法也。

前路俱是空翻，喚起一箇養字，不曾下一實筆，局陣飛舞。

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九箇字把前兩段一齊撥轉萬類回生。劈空喻起，飄宕靈忽，如魚熊掌篇是也。此篇亦然。而逐步分截，脈路又變。第一句，從最後想起最初，無限感慨，此一句自爲一截，以其郊於大國三句爲一截，其日夜之所息三句爲一截，牛羊二句爲一截，人見其濯濯二句爲一截，凡四轉，轉轉有情。此豈山之性又一轉，此轉正呼吸首句嘗美意挽住。凡文有轉筆，無挽筆，如形家所謂行龍不結地也，故必須挽一筆方結得住，下文急用逆勢，跌入正意，從最後之不存，想起初之尙存。雖存乎人兩句，照牛山首一句，句法變而意實對，惟意對而句不對，文情益復峭起也。此二句自爲一截，其所以放二句爲一截，插入斧斤之於木，略照上喻，以後絕不照喻，而句法似同似不同，隱隱相對。兩扇文字之活而不板者。蘇批云：兩段對說，感慨有味。又云：上下收放，上下收放者，其法也；感慨者，其味

首句提，二句入
喻。

三句略收，三吾
字婉變悱惻。

專心致志，前已
提，明提暗結，
隱括不盡。

也。感慨之味，行於上下收放之中。

孟子曰：『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！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！吾如有萌焉何哉？今夫弈之爲數，小數也，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國之善弈者也，使弈秋誨二人弈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弈秋之爲聽。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！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「非然也。」』

兩截若關應，若不關應。首云不智，末云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，似向似背，活不可言。

連用二喻，已將正意洗發明白，卻著一問答語結，水月鏡花，正妙在不分明。

一句喝起，便截住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，翩然而下，用三句

點撥，卽入正意。正意亦只三句，兩矣字，一何哉，極其飄宕。落到今夫，奔一段，曲盡形容，妙在不專心致志五字。先於入喻時提清下文一人其一人，兩兩相比，專心致志字面，一處全出，一處半隱半現，只寫其意。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，幻情幻境，無端變現。末只一句挽轉，呼吸智字，而不專心字面，全隱不現。只用非然也三字虛歇，如紅日將沒，光映碧山，別有異觀。

蘇云：二段對起。
蘇云：就承分析
上意。

如使人之所欲
一段反。
由是則生，二句
壽正。

孟子曰：『魚，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，義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爲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爲也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。是故所欲有

是故所欲云云，
適一步。

分開三節作波。

二句一柔一剛
結。

末句反照賢者
勿喪句。

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。賢者能勿喪耳！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；噉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，萬鍾於我何加焉？爲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？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宮室之美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妻妾之奉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謂失其本心。』本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說，先以死生關頭空說大半篇，竟不知因何發議，此布勢之妙。將入萬鍾，不徑入萬鍾，以簞食豆羹一段跌起，此襯貼之妙。至萬鍾何加，已是水窮山盡處，忽生出宮室妻妾等語，另出機軸，非前半所有，此反覆敲打之妙。

義字，一篇之骨，入首兩點出，下文伏而不現，但以所欲有甚等語空翻；至萬鍾句，方再一出，下文又伏而不現，但以受不受空翻；秋

水長天，一片空明。

前半生蛇渡水，後半明霞互天，一簞食下，將行道乞人與萬鍾人攪作一團，分拆不開，機鋒利害。

篇法到一簞食換局，得之則生二句，關合上下文情；末路單拈死字，尤爲警策。

空靈幻動極矣；然其法有可指者。生亦我所欲六句，是反覆法。如使人之所欲八句，是跌宕法。萬鍾則不辨五句，是頓挫法。鄉爲身死六句，是迴環法。

孟子曰：「人之於身也，兼所愛。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，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豈有他哉？於己取之而已矣！體有貴賤，有小大；無以小害大，無以賤害貴。養其小者爲小人，養其大者爲大人。今有場師，舍其梧櫝，賈音養其楨，棘音則爲賤場師

蘇云：兩段引喻以後證前。

蘇云：兩段意一抑一揚結。

焉。養其一指，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，則爲狼疾人也。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，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飲食之人無有失也，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？

體有貴賤六句，正講，安於中間。以前後八層，鼓舞筆端，編籬法也。前四層頓挫，後四層波瀾。

本爲大體說，卻將尺寸之膚兼愛兼養，虛翻一番，涵泳得趣。體有貴賤六句，直截喝破。場師三段，與他譬喻一番，商量一番，末忽挾起作一勢收，仍舊打轉兼愛兼養意，煙波迴環。

戴云：末路二語，如飄風忽舉，鷲鳥乍飛，妙絕妙絕。

任人有問屋廬子曰：『禮與食孰重？』曰：『禮重。』『色與禮孰重？』曰：『禮重。』曰：『以禮食則飢而死，不以禮食則得食，必以禮乎？親迎則不得妻，不親迎則得妻，必親迎乎？』屋廬子不能對。明日之鄒

爾層出落，善用誘筆。
明日之鄒以下，有水窮雲起之觀。

不揣其本，一引
喻。金重於羽再引
喻。

不折之折。

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『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。金重於羽者，豈謂一鈎金，與一輿羽之謂哉？取食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』往應之曰：『紵兄之臂而奪之食，則得食，不紵則不得食，則將紵之乎？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，則得妻，不摟則不得妻，則將摟之乎？』

翻簸玲瓏，文家清品。岑樓鈎金，連引兩喻，濯濯新拔。

於答是也何有，便當以往應之曰緊緊接上，中間數段，是先打得屋廬子胸中玲瓏，然後教以往應，最是文章頓挫妙處，亦是空中布勢處。

奚翅食重，比問意更進一步，欲取故與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『高子曰：「小弁，小人之詩也。」』孟子曰：『何以言之？』曰：『怨。』曰：『固哉！高叟之爲詩也。有人於此，越人關弓而射』

固哉，一句呼。

固矣夫一句應。

黏孝字結。

之，則已談笑而道之；無他，疏之也。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已垂涕泣而道之；無他，戚之也。小弁之怨，親親也；親親，仁也。固矣夫！高叟之爲詩也。」曰：「凱風何以不怨？」曰：「凱風，親之過小者也；小弁，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；親之過小而怨，是不可磯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」孔子曰：「舜其至孝矣！五十而慕。」

一篇水窮雲起文字，結尤古怪。

物有雙則境濃，單則淡；故淡題喜濃寫，濃題喜淡寫。前段單說小弁，題之淡者也；憑空撰出越人關弓，其兄關弓，如許議論，後因小弁連及凱風，題之濃者也。便將兩項自相賓主，本色掃去，更不生枝布葉，自有長袖善舞之勢，當於此悟文家機軸。

孟子居鄒，季任爲任處守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處於平陸，儲子爲相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他日，由鄒之任，見季子，由平陸之齊，不見儲子。

不說出妙。

絕處逢生。

先名實，一折。

屋廬子喜曰：『連得閒矣！』問曰：『夫子之任見季子，之齊不見儲子，爲其爲相與？』曰：『非也。』書曰：『享多儀，儀不及物，曰不享，惟不役志於享，』爲其不成享也。』屋廬子悅，或問之，屋廬子曰：『季子不得之鄒，儲子得之平陸。』

以逐層次第吐出，故佳，若一口道破，何味。

妙在孟語仍舊囫圇，而正意寄在屋廬子口中道，頗似波瀾，似正講，鏡花水月，可玩不可卽。

屋廬子悅，或問之七箇字，似隱似現，似斷似續。

淳于髡曰：『先名實者，爲人也；後名實者，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』孟子曰：『居下位，不以賢事不肖者，伯夷也。五就湯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。不惡汙君，不辭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趨一也。』『一者何也？』曰：『仁也，君子』

魯繆公再折。
暗從名實更加
轉出一論，具大
辨才。
王豹三折。
明快至此，更有
何處下得轉語。

不知者句，虛語
宕漾。
忽照上去字。
末二句有藐視
一世之概。

曰欲則有引君
欲者，書法顯然。

亦仁而已矣！何必同？」曰：「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爲政，子柳、子思爲臣，魯之削也滋甚，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？」曰：「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，不用賢則亡，削何可得與？」曰：「昔者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；緜駒處於高唐，而齊右善歌；華周、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，而變國俗。有諸內，必形諸外。爲其事而無其功者，髡未嘗覩之也。是故無賢者也，有則髡必識之。」曰：「孔子爲魯司寇，不用，從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稅冕而行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，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，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」

三問三答，淳于總要侵到孟子身上，孟子總只閒閒開說，不沾上身，而巖巖氣象自見，此之謂不辨之辨。

淳于語，風發泉湧，孟語，水到渠成。

魯欲使慎子爲將軍，孟子曰：「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；殃民者，

然且不可句，陡住。

慎子勃然不悅，正與魯欲字對，針書法又躍然。

從分封說來，伏王者案。

跌起二句，作波，

不容於堯舜之世。一戰勝齊，遂有南陽，然且不可。『慎子勃然不悅曰：『此則滑釐所不識也。』曰：『吾明告子，天子之地方千里，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諸侯；諸侯之地方百里，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。周公之封於魯，爲方百里也，地非不足，而儉於百里。太公之封於齊也，亦爲方百里也，地非不足也，而儉於百里。今魯方百里者五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則魯在所損乎？在所益乎？徒取諸彼以與此，然且仁者不爲，況於殺人以求之乎？君子之事君也，務引其君以當道，志於仁而已。』

殺人以求四字，是章骨，百里不百里，俱非實話，不過借來作勢耳，鼓煽極大。

初云殃民，後云殺人，進一步語。初云教民，後云事君，亦進一步語。

天子之地至在所損益，凡三浪頭，具大縱橫。

子之道二句，截上生下。

連疊三無字句，長短參差。

陶以寡應上。

對說作結。

不千里不足云云，欲說多不得，先說少不得，絕妙機鋒。結局三句，堂堂正正，若與前路不相綰帶，結法之最高者。

白圭曰：『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』孟子曰：『子之道，貉道也。萬室之國，一人陶，則可乎？』曰：『不可，器不足用也。』曰：『夫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，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，無諸侯幣帛饗飧，無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國，去人倫，無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？陶以寡，且不可以爲國，況無君子乎？欲輕之於堯，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；欲重之於堯，舜之道者，大桀小桀也。』

善用間法隔法，故筆陣滅沒。

意在戒重斂耳，只末一句是正位。前路一番問答，俱是假說，古人著書，布勢立格，往往如此。

先言無城郭宮室云云，轉一語云去人倫無君子，又轉一語云

況無君子，一步緊一步。

一結莊嚴，大貉小貉，大桀小桀，千古妙論。

曰發，曰舉，須看其下字處。

總結有力。

孟子曰：『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將降大任於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恆過，然後能改。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，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』

忽帝王，忽豪傑，忽天，忽人，忽國家，忽生死，起落跌斷，突兀離奇，讀一過，長人精神，生人氣骨。

盡心篇

蘇云：引喻。

蘇云：引續語。

孟子曰：『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時，用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暮叩人之門戶，求水火，無弗與者，至足矣。聖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，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』

本是經濟常談，不安聖人治天下五字於前，便自突兀，民非水火不生活一句，不知何處來。昏暮叩人之門戶一句，又不知何處來，得此數句，滿篇駘宕有神。

暗點使菽粟如水火之方在首，次點水火，次點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，格法純用逆。

昏暮叩人之門戶三句，閒處著精神。

孟子曰：『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太山而小天下，故觀於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，日月有明，容光必

照焉。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，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。」

忽登山，忽觀海，忽遊聖門，忽觀水觀瀾，忽日月，忽流水，寫得如許離奇滅沒。忽用兩句正語關鎖，爲一篇之鎮，如碣石一山，當住海口，真大觀也。

桃應問曰：「舜爲天子，臯陶爲士，瞽瞍殺人，則如之何？」孟子曰：「執之而已矣。」然則舜不禁與？曰：「夫舜惡得而禁之？夫有所受之也。」然則舜如之何？曰：「舜視棄天下，猶棄敝屣也，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。」

奇文驚鬼膽，高論破天荒，如此奇文，更何必論事論理。

尤妙在出之以莊，出之以決。

孟子自范之齊，望見齊王之子，喟然歎曰：「居移氣，養移體，大哉居乎！夫非盡人之子與？」孟子曰：「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，而

了而不了。
孟子曰云云，另

起一頭妙。不了而了。魯君之宋，轉換古怪。居字結，竄中著緊。

是猶或軫其兄之臂，擒筆。

是欲終之而不可得縱筆。

王子若彼者，其居使之然也，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？魯君之宋，呼於埵澤之門，守者曰：「此非吾君也，何其聲之似我君也？」此無他，居相似也。」

主只廣居一句，借王子影出，凡作三層段落：一層泛論，而略帶王子；二層就王子上帶出廣居；三層併王子廣居二俱不著，另換出一世界。戴云：安章頓句，莊周似之。

羚羊挂角。

章首安望見二字，此一篇遠體所從生。

齊宣王欲短喪，公孫丑曰：「爲朞音姬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？」孟子曰：

「是猶或軫其兄之臂，子謂之姑徐徐云爾，亦教之孝弟而已矣！」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。公孫丑曰：「若此者，何如也？」曰：「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，雖加一日愈於已，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。」

也。」

章首點一句齊宣王欲短喪，接以公孫丑、孟子問答，是小出脫，王子以下，是大出脫，讀此種文字，胎骨欲仙。

一篇檀弓文字，章法句法字法，無不神肖，疑檀弓倣此而作者。欲終二語，恐王子未必能自寫出。

入王子處，先點事，後點問，筆法大妙。

波瀾甚長。

蘇云：結一句，再繳前。收句從聞風興起，低徊憑弔，慨慕無窮。

孟子曰：『聖人，百世之師也；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；聞柳下惠之風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寬。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興起也；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而況於親炙_晉之者乎？』

一篇寫影文字，專取遠體。

不著其人言，而言其風，又不言其風，而言聞。繪花繪香；繪月繪

光。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！一掉，意在筆先，勢來天外。

聖人百世之師也，空中一拳；伯夷、柳下惠是也，倒插梅花；故聞一段，離燈取影，奮乎三句，兔起鶻落，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象王回顧，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？怒龍掉尾。

國人字，伏衆字案。

是爲馮婦一句，截住。

一揚一抑結。

『是爲馮婦也。晉人有馮婦者，善搏虎，卒爲善士，則之野，有衆逐虎，虎負嵎，莫之敢撓，望見馮婦，趨而迎之，馮婦攘臂下車，衆皆悅之，其爲士者笑之。』

敘馮婦事，閒冷曲至，絕不出正意，更高。

卒爲善士則之野，七字清絕。

達之於其所忍，即後充字意。

孟子曰：『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，達

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！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！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！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餽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餽之也。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』

能充無穿窬下，奇峯疊見，如一林春筍，觸地而出，可謂秀絕。

充無穿窬，已峭刻，無受爾汝，又峭刻，言餽不言餽，更峭更刻，已開韓非氣脈。

仁義並舉，雙來單受，參差入妙，而筆氣又何淋漓乃爾。

萬章問曰：『孔子在陳，曰：「盍歸乎來？吾黨之士狂簡，進取，不忘其初。」孔子在陳，何思魯之狂士？』孟子曰：『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？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』』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？』曰：『如琴張、曾皙、牧皮』

伏狂狷字案後應。

一步進一步。

了思狂案。

了狂字案。

了獯字案。

絕處逢生。

蘇云鋪張引入
鄉原。

者，孔子之所謂狂矣。』『何以謂之狂也？』曰：『其志嚶嚶然，曰：『古之人，古之人。』夷考其行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，是獯也。是又其次也。孔子曰：『過我門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鄉原乎？』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』曰：『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？』曰：『何以是嚶嚶也？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則曰：『古之人，古之人，行何爲踽踽涼涼？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！』闒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』萬章曰：『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，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』曰：『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，故曰：『德之賊也。』孔子曰：『惡似而非者，惡莠，恐其亂苗也。惡佞，恐其亂義也。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。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。惡紫，恐其亂朱也。惡鄉原，恐其亂德也。君子反經而已矣；經正，則庶民興。庶民興，斯無邪。』』

慝矣。」

本論狂士，卻得獯者來陪說，文情便不冷淡。無端轉入鄉原，天外飛來。卽就鄉原中急入狂獯一段，借鄉原寫狂獯，語作鄉原自寫；海影倒翻，不可名狀。過此以下，竟將鄉原直講到底，若與狂獯了不相涉；然句句講鄉原，句句是反影狂獯，真是水中鹽味，色裏膠青。

何以是嚶嚶段，倒文也。若順之，當云何以嚶嚶曰古之人古之人，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。踽踽涼涼段，又倒文也。若順之，當云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，行何爲踽踽涼涼。

孔子曰：過我門二十七字，是孟子引來作思狂獯波瀾，屬上文看，篇法大妙。

孟子曰：『由堯、舜至於湯，五百有餘歲。若禹、臯陶，則見而知之。若湯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湯至於文王，五百有餘歲。若伊尹、萊朱，則見而知之。』

若文王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百有餘歲。若太公望，散宜生，則見而知之。若孔子，則聞而知之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，百有餘歲；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。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然而無有乎爾！則亦無有乎爾。」

妙在插入若禹、臯若伊尹若太公三筆，便如美女插花，臨池欲笑。若無此三筆，則一篇文字，有縱無橫，未免孤幹擎風。結句花光月影，不可把捉，尤是無上神品。

閱此一過，再看莊、馬、班自序，便是儉父頭面。凡作大文字，全要議論正，氣骨高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5 6866B

民國廿五年八月發行
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



中國文學精華
孟子精華 (全一册)

◎ 實價國幣六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上海澳門路

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標商冊註



(30)
(10595)
0.60